

屬靈短篇故事集(何曉東)

目錄：

編者序

一、要回娘家去

二、酒鬼

三、竹幕中的聖誕夜

四、工潮

五、重圓記

六、偷雞蛋的賊

七、最後一個人在鹿特丹

八、好撒瑪利亞人

九、驚險的一幕

十、暴風雨中的改變

十一、主日學教員

十二、一個囚犯的死

十三、一張慰問卡片

十四、一枚釘子

十五、一幅油畫

十六、海蒂嬌

十七、冷酷的女孩

十八、噩夢

十九、第一次吵架

二十、獨唱

二十一、電話

二十二、誘惑

二十三、水上禮拜堂

二十四、空頭支票

二十五、男朋友

二十六、兒子的出走

二十七、一個賊

編者序

這裡面一共有短篇故事二十七篇，都是在各種雜誌刊物上陸續發表過的。有的是真實的故事，有的是根據事實所改編的故事，並非憑空捏造的，這些事情對我們基督徒有極大的幫助。雖然故事發生地點多半都是在美國，可是其中屬靈的經歷卻可以應用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上面。希望讀者不只是當一個普普通通的故事來讀，而能好好思想其中的意思。

何曉東 主後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
於美國俄亥俄州，辛辛那提城

1. **【要回娘家去】**「爸爸！」她在電話中向我哭訴。

「我再也呆不下去了！」

「是他傷害你嗎？」我問。

「是的！」

「他打了你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可是——」

「那你還是平心靜氣來解決吧，勞莉。」

「不，我一定要回家！」她嗚咽地說。

「並不是我不要你回來，」我說。

「我和你媽都很疼愛你，只是你現在已經和——」我還沒有說出鮑伯的名字，她就把電話掛斷了。

以往她一向都是喜歡談到鮑伯，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，她的話匣子就開了，收都收不住。電話鈴聲一響，她就飛一般地趕過去接。高中時候，她就時常跟他有約會。鮑伯並不是普普通通的男孩子，我和妻子瑪麗很早就知道他。他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青年，我們和他相處得很不錯。那時候他和勞莉幾乎每星期都有約會。當勞莉升上大學四年級時，我和瑪麗就不再插足於他們之間。因為鮑伯正是我們理想中的佳婿。那幾個月中，我有很多的時間和他在一起，他們訂婚之後也是一樣。我們在一起打網球，並談起很多的事情，包括鮑伯他個人的基督教信仰。他的信心很堅固，使我不只是喜歡他，並且還尊敬他。

勞莉是我和瑪麗的獨生女兒，從小就是嬌生慣養的，脾氣很躁，我們一直容忍她，她要什麼我們都給她。可是跟鮑伯在一起的時候，這個弱點就很容易暴露出來了，鮑伯也有他自己的個性。在他們結婚之前，這小倆口子很少起爭執；因為正是談戀愛的時候。快結婚時，他們第一次起了衝突，是為了公寓的問題。有一天晚上勞莉哭哭啼啼地跑回家。

「怎麼回事啊？孩子。」我問她。

「你們應該過去看一看，那種公寓我怎麼能住！」勞莉用手擦著她的眼睛。為了好奇心，我和瑪麗第二天就跟她一起去到那個公寓裡。那家公寓是陳舊了一點，但是卻並不怎麼低級，而且鄰居也都是些上等人家。勞莉又帶我們去另外一家，她認為是最適合的。這乃是最現代化的，裡面有各

樣的電器用具，溫水游泳池，和網球場。

「這家公寓的確是比那家好。」瑪麗說。

「但是租金也相當可觀，」我說，

「鮑伯是絕對負擔不起的。」

「我們可以替他們預付半年的租金，作為我們贈送給他們的結婚禮物。」她建議。

「不，瑪麗，我們要養成他們小倆口子自立的習慣，還是讓他們自己解決的好。」我說。

「你說的對。」她說。

「我想鮑伯也不會接受的，他一向就是一個硬漢子，這一點我非常敬佩他。」我說。

於是瑪麗就叫勞莉怎麼樣將那個廉價的公寓，好好的佈置一番，作為他們未來的新家。兩個月之前，他們兩個人還算過得不錯，曾請我們兩老去他們家晚餐。我們很高興地見到他們二人相親相愛，也回想到我和瑪麗新婚的那一段日子。

「我和勞莉已經開始每天晚餐之後，有讀經禱告了。」鮑伯告訴我。

「你們願意參加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我說。

「我們太高興了。」瑪麗說。

聚會很簡單，先讀幾節聖經，然後交通幾句話，再一同禱告。這時候瑪麗的聲音，將我從過去的回憶中喚醒過來。

「是誰打來的電話？」她問。

「勞莉，」我很難過地回答她。難道我做錯了嗎？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她吵著要回家。」我吞吞吐吐地說。

「那很好嘛，」瑪麗說。

「反正今天晚上，我們又沒有什麼應酬。」

「事情可不簡單！」我向她老老實實地說。

「怎麼樣啦？」瑪麗過來問我。

「瞧！你的臉色怎麼那麼蒼白？」

「要搬回家來住，」我說。

「她要 and 鮑伯分手呢！」

「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！」瑪麗說。

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「她沒有說，」我說。

「只是要我開車子去接她回家！」

「那麼我跟你一起去。」瑪麗要去拿她的外衣。

「但是我並沒有准許她，」我說。瑪麗驚訝地站住，回頭瞪著我！

「什麼？你不許她回家？她正遭遇困難！」

「她只是和鮑伯吵架而已。」

「她若一定要回家——」

「這很為難。」我說。

「也許他打了她。」瑪麗說。

「沒有那麼嚴重，」我向她保證。

「鮑伯是絕對不會打人的，更不會打勞莉。」

「我也是這麼想，」瑪麗說。

「我們還是一起去他們那裡。」

「瑪麗——」

「你別急，我們不去接她回家，而是去跟他們好好談談。我們過去不也有過小摩擦的嗎？」

「但是，都是我們自己來解決的。」我提醒她。

「對呀，那時候我們雙方的父母都遠在千里之外呢。」

第二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剛一進門就看見勞莉坐在客廳的沙發上。我很高興能見到她，但是心裡又有點害怕，她對我昨天晚上拒絕她回家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！

「爸爸！」她跑過來一把將我抱住。

「關於昨天晚上——」她只開一個頭，我就打斷她的話。

「我知道我不應該不讓你回家，但我也是為你好，你媽媽也同意我這麼做。我們都很愛你，可是你現在是鮑伯的妻子了，好歹總得在一起的，如果你要——」

「不！不！爸爸，您可別誤會，我是來向您道歉，而且也是來向您道謝的。」

「向我道歉和道謝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？」我說。

「幸虧昨天晚上您沒有讓我回娘家，」

「在當時我的確很生氣，但是後來我再冷靜地想一想，我簡直就像個小孩子，只要稍微一點不如意，就吵著要回家。」

「後來鮑伯是怎麼勸你的呢？」我問她。

「他先跟我講理，看我一味倔強，不可理喻，就只好出去走一走，待我平息之後，再回來跟我說。」她說。

「那時候我就打電話給您，我從來沒有對您跟他生過那麼大的氣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鮑伯很久沒有回來，我開始替他擔憂，」勞莉繼續往下說。

「同時我也開始感覺到，沒有他我的生活是如何地孤單。我們爭吵的原因，只是為了一架彩色電視。我嫌我們那架手提的黑白電視機不好，要換一架彩色的。」

「他不同意？」

「是的，他說他沒有這個經濟能力，我想我也是太奢侈了。」

「可是現在都解決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謝謝您，如果昨天晚上您真的接我回家，事情也就不堪設想了！我愛鮑伯，也知道他

是一家之主，正如聖經上所說的。」

自從那時候起，我們很少聽到他們小倆口子再有爭吵，勞莉也再沒有打電話來，吵著要回家了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.【酒鬼】每一個人經過他旁邊的時候，都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，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似的。那一天，我去大會堂午餐時，卻一眼發現了他。後來我們回來的時候，看見他還在那裡，手上拿著一個空的酒瓶。我們沒有停下來跟這個醉漢講話，一路上我們討論著今天早晨講員所講的那個主題，鼓勵我們要為基督去贏得這個失喪的世界。

但是我心裡面卻有一個深深的感觸：單單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，必須拿出行為表示一下。我們嘴裡說是要為主耶穌來贏得這失喪的世界，這裡馬路邊上有一個醉漢，卻沒有人去理會他，於是我辭別了那些人，自己悄悄地跑回來。可是內心又起一陣矛盾，巴不得那個人已經離開了，至少我還有心想去幫助他，在主面前是可以說的過去的。可是他仍然在那裡，手上拿著空瓶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，就上前去問他一聲：

「你要喝些什麼嗎？」

「當然，」他迫切的反應。

「你有些什麼？」

我很想對他說：「我有的是活水。」

「讓我們過街去。」我說。

他連走路都不方便，於是我就一隻手扶著他的腰，他也伸出一隻手圍著我的肩膀。我們便一起過馬路，到對面一家餐館裡去。我叫了杯咖啡，原以為他會拒絕的，因為不是酒，但是他卻沒有。一連喝了五杯之後，他頭腦才清醒一點了。

「你要不要今天下午跟我一起去參加聚會？」我問他。

「好啊，」他同意，沒有問我，是什麼樣的聚會。

他的名字叫喬治，那天下午一直跟我坐在一起，身上的那股臭味，實在是令人難以忍受。過一會兒功夫，他竟睡著了，我真怕他會打鼾，驚動大家，但是卻沒有。那天晚上，我又帶他去吃晚餐，他看來不像是個壞蛋。只是運氣不佳，找不到工作。那一天，我沒有跟他談到主，只替他安頓一處地方過夜。

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償還你替我付的錢。」他說

「沒有關係。」我安慰他。

我在大會堂附近找到一家旅館，讓他住進去，但是卻沒有給他一文銀，因為街角那邊，就有一家賣酒的地方。

「我明天早晨來接你出去吃早飯。」我說。

「不，先生，我可不能再要你那麼破費，」他說。

「你根本就不認識我呀！」

「我認識你，」我笑著對他說。

「你叫喬治，我叫艾德。」

「很高興能認識你，」他說。

「多謝你，艾德。」

「明天早上見。」

回到我所住的那家旅館裡，我那些朋友都想知道些喬治的情形。我告訴他們時，他們似乎並不怎麼同情那個人。

「你看好了，明天早晨你去時，他一定早就走掉了。」有一個人說。

「我很清楚這些傢伙。」

可是第二天大清早，我去的時候，喬治仍然等在那裡。他借了一把剃刀，把臉上的鬍子全都刮乾淨了。看起來，和過去大不相同。我和他一起去吃早飯，並約他陪我去大會堂。

「好嘛，」他說。「反正也沒有事可做。」

那天上午，他聚精會神地聽。我幾乎不敢相信，講員的信息好像正是對著他講的——有關救恩的道理。

中午，我又帶喬治出去吃飯，這一次，有幾個朋友陪我們一起去，他們也把他當作朋友看待了。喬治講起話來很斯文。我對他說的，並不太感興趣，但是我卻沒有機會，能跟他談談信仰方面的問題。

「下午再跟我去聚會好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可以嗎？」他反問我。

「你是我的客人。」我說：

「今天早晨我聽得很有味道，」他說。

「雖然我並不完全明白，但是卻感覺很不錯。」

那天下午的節目是小組討論，我深恐他會半途跑掉，可是他卻沒有。到了休息的時間，我總算是有機會跟他分享一下我信耶穌的見證。

「你真的相信這個嗎？」當我告訴他主耶穌如何除去我們的罪，賜給我們一顆新的心，使我們成為新造的人。他就問我。

「是的，我相信，」我對他說。

「當我接受了耶穌成為我的救主，他就賜給我永遠的生命，這乃是不久以前的事情。」喬治看了我幾秒鐘。

「我昨天就看出來，你跟一般人不同，很少有人會肯做你所做的事情的。」

「是主耶穌要我做的。」我告訴他。

「那麼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肯做呢？」他問。我皺著眉頭說：

「你的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還有沒有其他的基督徒呢？」他問。

「他們所信的，是不是跟你所信的一樣呢？」

「當然是一樣囉。」我說。

「那麼昨天他們為什麼不停下來幫助我呢？」他需要知道。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。

「這個……他們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做，忙不過來。」雖然這並不是個太確實的理由。

「但是主要的問題乃是你自己。喬治，你願意不願意現在就接受耶穌，成為你的救主？」

「我願意？」他點點頭。

「你所有的，我也要。」於是我們一起禱告。喬治的禱告很簡單，但是卻出自他的內心。喬治每一堂聚會都參加，他過去曾在一條船上當過廚師，希望還能夠回去。剛好聚會來賓之中有一個人，認識輪船公司裡的人，我打一個電話去問；有一艘油船，四天之內就要離開附近的一個港口，正需要一個人。

「我今天就可以搭便車去。」喬治說。

「你不必搭便車，」我打斷他的話。

「我們大家合起來湊點路費給你，你可以坐巴士去。」

「但是我永遠也還不清你所替我付的。」他說。

「好好禱告，讀經，這就夠了。」

「我一定做到，」他答應。

「我也會時常和你通信。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，艾德。」

我們就握手告別了。以後我只收到喬治的一封信，他做得很好，差不多走完了全世界的一半路程。

「主耶穌與我同在，」他說。

「那些船員在休息的時候，除了酗酒以外無事可做，可是我卻沒有。因為我一直在讀聖經。」

我回封信去卻被退了回來，他們的船在海上遭遇風暴，船翻了，船員全部都失蹤。我凝視著手上那封喬治的信，他可能已經葬身魚腹，但是卻沒有滅亡。因為他找到了基督，他是永遠活著的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3.【竹幕中的聖誕夜】在共產黨統治底下的中國大陸，又是一年的耶誕節到臨了，我能把那耶誕節的故事講給我這個最小的女兒聽嗎？那天清早，我醒來之後就想起了這件事情。因為在這麼一個無神論的政府統治之下，我是絕不敢去對任何人談的。以往那些年來，我都沒有開過口，是不是今年也要如此呢？我能講主耶穌降生的故事給美美聽嗎？

早餐的時候，我的丈夫吃完了他那碗玉米粥，我便膽怯地問他：「今天是耶誕節，我能不能告訴美美主耶穌誕生的故事？從前你我在做孩子的時候，也曾相信過這個的。」

「你不要胡言亂語啦！」他向我大聲吼叫：「你難道沒有別的神怪故事可以講給她聽嗎？」

他跨出了大門，把門用力推上，驚醒了正在酣睡中的美美。

我的丈夫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幹部，他對我不肯在婦女會裡面負重感到很失望；現在我對他這麼說，更令他火上加油了。今天晚上將不回家吃飯，因為每星期這個時候，他們幹部都要開會的。

我一生曾經歷過三個政府。第一個前清帝王時代，只有從我祖母嘴裡才聽說過，自己並沒有看見。我是出生在中華民國，國民政府統治的時代裡；後來因為共產黨的緣故，政府便不得不撤退到

臺灣去了。那時候我正在北平，眼看著共產黨的「解放軍」部隊耀武揚威地開進了北平市，於是整個中國大陸便淪入共產黨的統治。共黨政府的中堅份子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，他們經常遊行，舞著新旗，口號是：「建設新中國」。我那兩個大孩子，一男一女，也都參加了青年團，他們已經不再是我的了。過去我辛辛苦苦地把他們撫養長大，如今他們卻將他們的一切全部都獻給了青年團；雖然如此，我還是愛他們的。現在我的兒子去當解放軍，我的女兒也參加了醫療隊，被派去遙遠的省份；沒有一個留在我的身邊，怎能令我不心痛呢！

目前只剩下那個八歲大的美美，還和我住在一起。她頭上梳著兩條辮子，又跑又跳，活潑天真可愛。

「我喜歡去學校，媽媽。」那天當我帶她去學校時，她對我說。

「我也喜歡回來。」她往前跑了幾步，又問我：「媽，今天您要講什麼故事給我聽？」我把她送進學校後，就去公社裡的縫紉部上班。

「同志們，」我們的領班向大家說：「我們一定要達到本年度的生產量。」眾女工集體以微笑來支持她，我趁著這機會看看我隔壁的那位同伴閔嬌，她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鄰居。自從她的丈夫被送出去「洗腦」之後，她就比以前瘦多了。我偷偷地調過頭去，用那耳語般的微聲對她說：「聖誕快樂。」

她回了一聲「聖誕快樂。」

我停了一下，又對她說：「今天晚上來我家吃飯。」

她點點頭：「好的。」

「林同志！」那個領班對我叫起來：「做工的時候可不許談話。」我急忙拿起針線，開始工作。

我一面把針線穿過那件厚厚的制服，滿腦子計畫著今天的晚餐茶單。我還儲下了一點白米，今天晚上可以不必再像以往那樣地吃雜糧；此外還有一碟子豆腐，醃了一個蘿蔔，回家的路上再去買幾兩肉，如此在共產大陸可算是佳餚滿席了。想起當年我做孩子的時候，在過年過節時可熱鬧多了，每天和鄰居孩子們玩遊戲，放花炮；佛廟門口燈火輝煌，香燭盛旺。我還幫助我的哥哥糊風箏，拿出去放。如今六個星期的寒假，被縮短到只有一天，甚麼節目都沒有了。

晚上美美從學校回來，再度問我：「媽媽，今晚您要講些什麼故事給我聽？」

聽她這麼說，我又忍不住想起自己的母親和祖母來，她們總是有說不完的故事。

記得有一天美美曾問我：「為什麼我沒有祖母呢？」

「你的祖父母就快回來了。」

「他們為什麼要離開我們？」她再問。

「因為當我們的教會被關閉時，牧師被送走之後，你的祖父說，幾句不滿的話，於是祖父和祖母兩人都被送出去『思想改造』；但是現在他們快要回來了。」

我們家是一個大庭院中的一小部分，這個庭院原是屬於一個富戶的。我們還有一個看門的老先生，他以前曾做乞丐，如今大門口那間門房就是他的家。今天當我們回到家，他替我們開門時說：

「林同志，有人送東西給你。」

原來是一大籃子深綠色的梨。

「這個人不肯道出他的姓名，只說你知道。」

是的，我知道他是什麼人。這是凱明，他每年總要從祖父的田地裡送來這一份禮物。

祖父是一個大地主，擁有好幾百畝的農地，可是他善待佃農，凱明也得到一大部份。共產黨清算富農時，祖父所有的佃農，一個都不肯去控告他，結果共產黨只有定他是富農的罪。凱明的土地中有一個果園，他每年送禮來，就表示說：「我永遠記得你的祖父，他是個好人。」

「今天晚上我們要好好慶祝一番，」我對美美說：「閔家阿婆也要來我們家吃晚飯；然後我講一段故事，是你從來沒有聽過的。」

「媽，我們慶祝什麼？」她問。

「耶誕節，就是當媽媽和你一樣大的時候，時常慶祝的一個節日。現在你快去擺上碗碟和筷子。」我說。

我的孩子並不懂得什麼叫耶誕節，但對她來說，過節總是件快活的事情。閔孀來的時候，飯桌的菜都已經擺好了，上面還點著紅色的蠟燭。

「今天是耶誕節，閔家阿婆。媽媽在晚飯之後要講有關耶誕節的故事給我聽呢！」美美高興地叫著。

但是閔孀看起來似乎有些緊張，她問：「你丈夫呢？」

「他去開會了，要很晚才回家。」我告訴她。

在晚餐的時候，我和閔孀不住地談著耶誕節，後來又交換一些簡單的禮物。我回憶那年，我才只有五歲，費了不少力氣，自己做一個紅色的鍋柄，拿去送給我的母親作為耶誕節的禮物。我們和鄰居一起唱著聖誕歌曲。

閔孀最喜歡的是那首「平安夜」，而我最喜歡的是「救主降生」。我們又談到教會裡面耶誕節的種種活動，主日學的小孩子在扮演聖誕故事。談到後來，美美有些不耐煩了說：「媽媽，您還沒有講聖誕的故事給我聽呢！」

於是我們收拾了碗碟，清理一下桌子，移到前面打房間去。那裡是我們一家人睡覺的地方，有火坑，暖氣是由廚房爐子裡過去的。

「準備上床睡覺，我馬上就讀給你聽。」我一面說，一面免不了心裡有些惶惶，這麼做會有危險嗎？如果被我丈夫知道了，那該怎麼辦？

「快點呀，媽媽。」美美爬上坑去盤坐在上面。我翻開了聖經開始唸著。這一本聖經，我一直是瞞著丈夫藏起來的。

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身旁，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，牧羊人就甚懼怕……」

突然一陣冷風向我撲來，我回過頭去，發現我的丈夫正站立在大門口，靜靜地聽著。我被嚇得說不出話來。天哪！他永遠不會再信任我了。可能他還會去向上級告密，把我送去「思想改造」，那麼美美將怎麼辦？會不會被送到托兒所去？閔孀早就已經溜出去了，她會不會被我連累？

「媽媽讀耶誕節的故事給我聽，是外婆常讀給她聽的。」美美不知天高地厚仍在興高采烈地叫著。

「你以為我今天會回家晚嗎？告訴你，今天的會議臨時取消了。」我丈夫氣勢洶洶地說。

「我肚子餓極了，快先弄點東西給我吃了再說。」

「可是爸爸，我還要聽下去，媽媽還未唸完呢！」美美在求他。

我丈夫望望我，再看看美美，然後較溫和地說：「不，你的媽媽錯了，我今天早上叫她不要講這個故事給你聽的。她不好，不聽我的話。」

美美拿被蒙著臉，嗚嗚地哭了起來。我丈夫過去坐在坑邊，伸手抱著她說：「你媽媽在弄晚飯給爸爸吃，我也知道這個故事，就讓我來唸給你聽好嗎？」

美美驚訝地坐起來，她從來沒有聽過爸爸講故事。他開始唸的時候，我就去準備飯。

「那天使對我們說，不要懼怕，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，是關乎萬民的……」當他讀完了這個故事時，我的晚餐也準備好了。

我丈夫朝我笑笑說：「在我還沒有吃飯前，讓我們先唱一首聖誕歌給美美聽，好嗎？」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4. 【工潮】施單穿上那件笨重的外套，又去找他的羊毛襪子和皮靴。「今晚去參加罷工巡邏隊，一定是相當的冷。」他對妻子瑪利說，她正皺著眉頭望著他。

「這次的工潮未免鬧得太久了，為什麼他們不坐下來，再和資方好好談談呢？」

「我也開始懷疑我這麼做，是不是基督徒所該做的？」施單用勁把皮靴往上拉。

「我意思是參加罷工。喬治已經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，他認為罷工是不對的。」

瑪利將手按在他丈夫的膀臂上。「可是你不是說，神要你留下來，你可以為他作見證嗎？」

「不錯，但是我卻不清楚這個決定是否是神的心意。我原是為了史提夫馬偕，因為過去在一起工作的時候，我曾經向他作過見證；然而昨天晚上，有些工廠臨時招來的工人越過了我們的巡邏線進入工廠的時候，他竟在那裡大聲咒罵，手上還拿著一罐啤酒，怪我不跟他一起叫喊。他說我膽子小，我勸他不要妄用上帝的名來咒罵人（美國人時常用『上帝懲罰』來咒罵人的）。不只是他一個人如此，連其他工人都在反對我！」

「有沒有誰威脅過你呢？」瑪利恐懼的問。

「這倒是沒有，只是他們不再理睬我了。」

「至少你勸過他不要妄用主的名來咒罵人。」瑪利說。

「我一直在為這件事禱告。除非明天我能找到繼續留下來的理由，否則我就認為是神要我離開，而另外再去找工作。這些日子可苦了你和孩子，僅僅靠工會所發給的一點點罷工補助金來過生活；我想即使你能在圖書館裡工作半天的話，我們也一樣可以過得去的。」

「我也在為這件事禱告。你不必顧到我和孩子，只要你覺得你做得對就行了。」瑪利說。

施單吻了她一下就告辭離開，外面的風刮得很厲害，他一共走了六條大街才漸漸地臨近工廠。巡邏隊的工人們在一個大汽油桶裡面生著火，使站在周圍的人可以略略得到些溫暖，熊熊的火焰如同風中的殘燭。

施單拿起一塊上面寫著「罷工」兩個字的牌子，走到工廠前面的大門口，這是輪到他值班的時候。漸漸地他看見其他的人也一個個地來了。有兩個人是他認識的，但卻沒有在同一部門做過工；

另外一個就是史提夫，他手上拿了一個紙袋，施單知道裡面是一瓶烈酒。

「這裡面是甚麼？史提夫。」施單儘量保持他的聲量平靜。

「不是給你的。」史提夫笑笑說，話一出口，就有一股子酒氣。

「史提夫，參加巡邏隊的人是不可以喝酒的。」施單勸告他：「你會給工會帶來很多麻煩，如果有員警經過這裡的話。」

「別再向我傳教了。」史提夫打岔說：「你一直對我說，有一位上帝，他在看顧著我們，我幾乎都要相信了；可是若他真是在看顧我們，為何不解決我們的罷工問題呢？銀行今天拿走了我的汽車，我兒子又在患中耳炎，我連帶他去看醫生的錢都沒有，為什麼上帝不叫廠方和我們簽訂新合同，增加工資？如果他真是看顧我們的話。」

「這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他是在看顧著我們的。」施單說。

「哼！」史提夫拿起一塊牌子，來回地走了一陣，然後坐在火旁邊的五個木板箱上，從紙袋裡取出一個酒瓶，喝了一大口，再用手臂揩乾咀唇，將瓶蓋子蓋上，沒啣看施單一眼。施單深深地歎了一口氣。今天晚上他們要值班很久，天氣越來越冷，於是他就靠近火邊上，暖暖那兩隻手。

以後那兩個小時，所有的人都圍在火的四周。有好幾次施單想要打開話匣子，但是其他的人都沒有絲毫的反應。每一刻重就有一個人站起來，拿著牌子走到大門前面，來回地巡邏；回來的時候順便從附近柴堆中拿來幾根柴，放在火桶裡面。雖然身上穿著厚大衣，又有火，可是施單還免不了會發抖。史提夫已經喝完了那半瓶酒，仍趕不了身上的寒氣。其他的人倒是沒有一個喝酒的，這個施單感到很高興。街道上靜悄悄地，突然來了一輛車，由那邊角上轉彎過來，它的燈光正朝向巡邏隊這個方向，漸漸逼近。

「這是工廠的經理。」史提夫說。

他從地上站起來，用手指著前面然後提高嗓子大聲咒罵。車子停在巡邏隊的旁邊，經理從窗子裡探出頭來說：「我要進去一下，在裡面逗留兩小時。」於是他便要從車子裡出來。

「你這個混蛋……」史提夫狂叫著：「我要找你算帳！」他抓起一塊牌子，朝著經理跑去，「是你害得我失去了我的車子。」

「史提夫，不可以，快住手！」施單叫著。

經理躲過了史提夫打來的一板，在他還沒有開始第二下的時候，施單就從後頭把他攔腰抱住。

「讓我去，」史提夫叫著：「我要找他算帳！」

其他的人都呆若木鷄地站在一邊，沒有一個敢上來拉動。

「不要攔阻我啊！」史提夫一個旋轉，用力把施單甩開，舉起牌子朝他打去。第一板擊中了施單的下頷，他感到一陣劇痛，兩腿一軟，便仰天摔倒在地上，頭部碰著一塊硬硬的東西，眼前一陣昏黑，便甚麼都不知道了。

當施單睜開眼睛的時候，發現自己躺臥在醫院裡的急診室。瑪利坐在身邊，眼淚掛在兩頰上。

「不要動。」一個護士在勸告他，「你的頭受傷很厲害；當你跌下去的時候，你想伸手去扶，但卻把手伸進了火桶裡面，所以你的那隻手也被火的灼傷了。」

施單想開口講話，但是下頷卻是疼痛不堪。他的右手被紗布裡得緊緊的，痛不可言，頭部感到

很沈重。

「我甚麼時候可以回家？」他微聲說。

「他們沒有說。」瑪利抓著他另外一隻手說：「施單，我可嚇死啦！他們說是史提夫幹的事，他喝醉了酒，要打經理，你去阻止他。現在員警正在詢問他呢！」

「可憐的史提夫！」

「你還可憐他？他幾乎要把你打死！」瑪利的嗓子放大，「至少現在你已經知道該怎麼辦了，你可以另外去找一份工作，在那裡能夠有機會事奉主。」

「我想大概是的吧。」施單心裡面並不想要離開。

病房的門開了，史提夫哭喪著臉走進來，他的衣服零亂，可是看起來相當沉著，走起路來也較穩健。

「真對不起你，施單。我並不是故意要打傷你的，我是喝酒醉了。我應該感謝你阻攔我去打我們的經理，我真是個無賴。」

他一下子跪倒在施單的床前，將頭埋伏在施單的膀臂上，哭著說：「我真不該活著，一天到晚醉酒、打人！」

施單抬頭望著瑪利，她已經把聖經拿出來了，史提夫現在正準備要聽。於是他想，這就是神要他還停留在這個崗位上的理由。今天晚上的事件，可能會促使勞資雙方恢復談判，來把問題解決；於是施單就閉起眼睛禱告，然後微笑地向史提夫伸出那隻沒有受傷的手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5.【重圓記】左湯生蹣跚地進入他的房間裡。幾個月來，他第一次開口禱告，祈求赦免。他流淚痛哭地說：

「主啊！我做了些什麼？」

眼淚有如夏天的暴雨，由裡往外湧出。這些日子裡他一直在埋怨神，故意遠離他，結果只有使痛苦增加。

左湯生記得初次遇見他的妻子路得的時候，立刻就愛上了她。他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時間，帶領她到主那裡。後來他們結婚，家庭生活有如天堂。他可以賺足夠的錢養家，路得就留在家裡不必出去做事。不久他們生下了一對雙生女兒，更加增了家庭中喜樂的氣氛。他們可以說是樣樣都有，百福齊全。禮拜堂離他們家很近，他們經常參加聚會，從未缺席過一次。可惜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在一個十一月漆黑的夜晚，就在他們家門外的不遠處，一個醉漢駕車撞到了他們所坐的那輛車子，路得和艾麗絲（雙生女中一個，只有十歲）都死於車禍。不幸的消息振動了整個城市，教會裡的人儘量幫忙他們處理後事。左湯生的姐姐也遷到他們家照顧他們父女兩個，然而左湯生自己，他的心整個都碎了，即使牧師來勸他也沒有用。

「為何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呢？我們一生都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安份守己的。他怎麼能讓這事情發生在我們的身上呢？」

「這樣的事情，曾發生在很多人身上，左弟兄。」牧師說。

「這不是理由。為什麼一個忠心服事神的人，神要他這麼樣地死亡？」

牧師看他這麼衝動，只有搖搖頭說：「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對你說，左弟兄。」

牧師的勸慰對左湯生不了多大的效果。

「你為何會不知道？你是牧師，是不是？神是不是你的上司？我知道我的上司做任何事情的原因，為什麼你就不知道？」

牧師只好讓他發發牢騷，希望慢慢他會恢復理智的，可是左湯生就此跌倒沒有再爬起來。冬天到了，他內心的痛苦有增無減，從此就不再去教會，時常獨自恍恍惚惚地過日子。有的時候他在想：

「我應該多和我那個剩下來的女兒在一起。」

可是唯一能使他忘記過去那段不幸遭遇的，就是加倍工作，使自己的頭腦沒有時間再去思想。一天天，一月月地過去了，他驚訝地發現牆上的月曆，又已經倒了四月。四月就是他初次遇見路得的時候，也是那對雙生兒女出世的時候，兩件事都發生在四月。他很高興今天外面正下著雨，老天也在哀悼他的不幸。今晚和平時一樣，他回到家裡很遲，希望他的姐姐已經帶孩子上床睡覺了。但不知是為什麼，當他經過女兒房門口時，忽然伸手輕輕拉開水澡房。但很奇怪，他很想看看女兒。他發現他的女兒正跪在床前禱告，她差不多已快禱告完了，但那最末尾的幾句話，他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「求你幫助爸爸，使他快快地好起來。姑媽說我們應該耐心等候。可是我們已經等候那麼久了！」

她的聲音充滿著悲哀，說到最後那幾個字時，已經哭出來了。「親愛的主啊，求你叫我爸爸知道，他還有我呢！」聽到這裡，左湯生便輕輕一聲不響地溜走了。他幾乎站都站不穩，扶著牆回到自己的寢室裡，眼睛裡面滿盈著淚水。那幾個字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弦，就是他女兒所說的：「他還有我呢！」

這幾個月，他一直在躲避著她的女兒艾坡，因為每逢一看到艾坡，就會令他想到失去了的妻子路得，和女兒艾麗絲。所以他寧可忘記他那剩下來的——女兒，和遠遠地離開神。「哦！神哪！」最後他終於痛哭起來。「為了路得和艾麗絲的死，我一直在怨恨你，但這並不是你的錯。你等著要來安慰我，像個父親一樣，但是我卻不肯來到你的面前。饒恕我！主啊！」眼淚繼續不斷地往下流。

「謝謝你，還留下小艾坡給我——從現在起，我要做她的好爸爸。」他這麼禱告過之後，千鈞萬擔從他身上卸了下來，一切的痛苦都消失無蹤。那天晚上，左湯生平平靜靜地一覺睡到天明。這是他幾個月以來第一次睡得那麼好。

早上醒來時，房間裡面亮得使他眼睛都睜不開，暴風雨已經過去了，早晨的太陽，由東方的山谷中升起。玻璃窗上格子的黑影映在牆上，像個很大的十字架。本來，每天早晨他醒來之後，都把眼睛再閉起來，等候另外一天將要面臨的痛苦。但是今天，沒有了，只有喜樂和平安充滿他的心田。他再看看牆上那十字黑影，就想起神自己也親眼看著他的獨生子死在十字架上。於是他就沖到窗前，把窗子打開，讓那雨後新鮮的空氣流進房裡。

他感到自己得到釋放了，從痛苦中被釋放，從怨恨、和抵擋神中被釋放。在那一時刻裡，他不但痛恨那個造成他家庭不幸的醉漢，反可憐他，原諒他。於是他穿上拖鞋走進走廊。

「艾坡，你起來了嗎？」不待女兒回答，他就開門進去。艾坡還在睡覺，神已經垂聽了她的禱告。他蹲下身，吻著她臉上昨晚遺留下來的淚痕。

「醒來吧，親愛的，祝你生日快樂！」他忽然想起，艾坡已經是十一歲了。她睜開眼睛詫異地瞪著他看。

「快一點，小懶鬼。」他把她抱起來。

「我們若不快一點，就趕不上復活節的晨曦聚會了。」他的姐姐默默無聲地站在門口，眼睛裡也滿是喜悅的眼淚。她心裡默默地感謝主，一切又重圓了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6.【偷雞蛋的賊】齊巴慢吞吞地一步步走到宣道會的辦公處。宣教士伯特唐納正在門口修理他的汽車，看見他這個非洲土著的工人走上前來，就跟他打招呼說：「哈羅，齊巴，你好嗎？你今天看來不怎麼快活的樣子，有什麼事嗎？」這個個子高大的非洲土著，呆呆地望著他的白人宣教士說：「唐納先生，我真是不懂！已經有五天了，雞房裡連一隻雞蛋都找不著，這真是奇怪！」

伯特拿過一塊抹布，擦去手上的油漬說：「讓我們一起去雞房那裡看看，齊巴，可能是有賊從什麼地方鑽進去，我們一定要找出來。」

於是兩人便很快地離開辦公處，走到一幢小小的泥磚房那裡。他們在房屋周圍走了一圈，也看不見什麼破洞，唯一進去的路是那扇門。

伯特握著門上的鎖說：「也許我們要換一把鎖，可能有人懂得開這把鎖。」

「這也可能的，唐納先生。」齊巴說。

「有許多的竊賊，使用這樣的方法進門去偷東西。我們村子裡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，而且——」齊巴吞吞吐吐地，欲言又止。

「你要說什麼，齊巴？」伯特問他。

「我——我——我也不敢肯定，唐納先生。」這個非洲基督徒工人噘著他的嘴，望著地上，開始用他的腳指頭在地上畫線，沉思了好半天。

「請你不要誤會我，唐納先生，我是懷疑你的工人之中有人偷雞蛋，他曾晝夜都留在這一帶地方的。」

齊巴的話指著某一個人，就是那個年老的守門人台基。

「齊巴！」伯特驚訝地說：「你該不是指台基吧？他在這個地方，比什麼人工作的長久，而且又是這個地區第一個信主的人！」

「我知道！唐納先生，所以我才會吞吞吐吐地說我不能肯定。但我也不是沒有理由的，過去幾天中，我一直小心觀察這個雞房，我發現台基白天也在這裡。在沒有丟失雞蛋之前，他每天總是在早晨六點鐘就離開這個地方，回到村子裡去的，絕不多留一分鐘。可是最近，他白天也一直在這附近徘徊，有時一個整天，你教我怎麼能不懷疑他呢？」

那天晚上，伯特和他的妻子費麗絲在進晚餐的時候，就談起這一件事情。

「這絕不會是台基幹的，」費麗絲肯定的說。

「他是我們工人中所有最可靠的一個，他在這裡已經十五年了！這位老人怎麼會一下子想到去

偷雞蛋呢？」

「我也不明白，親愛的，」伯特說。「但是他們非洲人之間彼此瞭解得比我們更深。我也沒有辦法說齊巴的懷疑沒有道理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伯特帶領所有的非洲工人在上聖經課。齊巴坐在那條長板凳上，一直閉著眼睛，把頭低到胸部。

下課之後，台基沒有回到村子裡去，卻回到靠近雞房的那間小茅屋裡。雞蛋失竊的事情，已經傳遍了工人中間，人人都有了嫌疑。

第三天的早晨，在進早餐的時候，費麗絲就建議伯特說：「你怎麼不召集所有的工人，將這件事向他們說明？他們都是基督徒，說不定會有人出來認罪的。」

「我不是沒有想過，費麗絲，但是我不願意把這個罪名加在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身上。因為我愛他們，所以不願意他們知道我是在懷疑他們中間的一個人。」

那天下午，他們聽見外面有人在爭吵，是齊巴的聲音：「你白天不做工，何必一定要留在這裡呢？」

伯特立刻趕了出去。

「我不想回去，」台基回答他。「我有責任看守這裡，不讓人來侵犯我們的宣教士。」他猶疑了片刻，又接下去說：「尤其是我不讓什麼人來偷竊教會裡面的東西！」

「你倒說得好。」齊巴哈哈地笑。「那你又何必守在雞房的門口呢？」

伯特走過去說：「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，你們兩個都是基督徒，不應該彼此控告的。」

「真對不起，唐納先生，」齊巴說：「我看見台基一直守在雞房的旁邊，我的怒火就忍不住上升了。」

伯特看著台基，發現他臉上現出難看的樣子。

「我實在不想這麼問你的，台基。可是為什麼這一個星期以來，你白天一直留在這裡呢？以往你沒有這樣做的呀！」這名老非洲人，凝視著地上，沒有再說一句話。伯特看見他這副窘態，就說：「讓我們再進到雞房裡面去看一看。」

他們走到泥磚房門口，齊巴拿出鑰匙把門打開。兩個非洲人都留在門外，讓伯特一個人走進去。這時候，所有的雞都被關在外面的院子裡，好叫他可以仔細檢查一下。這間十尺長，八尺寬的雞房，裡面什麼也沒有，只在每個角落放著些木箱子，是作雞巢用的。伯特把箱子一個個地搬開，當他搬到第三個箱子的時候，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，原來箱子後面蜷伏著一條又長又大的黑蛇。伯特小心地將箱子放回去，從雞房裡面出來。

「我們找到那個賊了！」伯特面色灰白地說。

「齊巴，快去我家，叫太太把我的獵槍交你帶來。台基！你也去將你的長矛拿來！」

那兩個人沒說一句話，就跑了。過了幾分鐘，他們把槍和矛都帶來了。齊巴走進了雞房，用一根長棍子，把箱子挪開。伯特把槍舉起來，他還來不及瞄準，那條大蛇似乎已經知道法網難逃，立刻很快地從蜷伏的地方，溜向門口。伯特一槍沒有打中，台基舉起長矛，一霎那間，刺中了蛇的頭部，牠在地上伸縮了一陣，就一命嗚呼了。

齊巴滿眼都是眼淚，伸手過去握住台基的手說：

「請你原諒我，弟兄。我誤會了你，說你是賊！」

「我原諒你，齊巴，」老人說：一面也揩著他的眼睛。

「我和你一樣，也是在懷疑我們工人中有人做賊，所以才白天一直守在這裡的。」

費麗絲不知甚麼時候，也跟他們站在一起，圍著看死了的蛇。「這就是偷雞蛋的賊，」她說。

「是的，這就是那個賊，唐納太太。」台基說。

「牠被撒但利用，來使我們弟兄之間彼此懷疑！」

「撒但經常是這樣的，」伯特說。

「牠使基督徒中間發生紛爭，我們已經學到一個很好的功課了。」

「你說得好，唐納先生。」台基說。

「我們都應該一直仰望我們的主，靠近他。」

過了幾分鐘，伯特和費麗絲一同回到他們的房子裡。費麗絲在窗前看到一幕景象，就招呼丈夫過去，指指前面。原來齊巴和台基兩人正坐在那幢小茅屋前面禱告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7.【最後一個人在鹿特丹】「你是個猶太人嗎？快回答！」

那個納粹德國蓋世太保軍官，兇狠狠地拷問一個年紀輕輕的荷蘭人。安尼士凱書圖只有二十五歲，站在那裡愣了好半天，才帶著譏諷的口吻回答說：

「我也不曉得我之間的祖先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！」

這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天，安尼士被納粹士兵，將他從鹿特丹附近，他所藏匿的個荷蘭基督徒的家裡面拖出來。他受到了荷蘭地下工作人員的幫助，已經在那地方躲了兩年了。

「帶他到警察局裡去！我們要逼他供出來！」

納粹軍官下命令，安尼士被上了手銬。一路上他還唱著那首荷蘭聖詩「不論將來遭遇如何，神的手仍然會帶領我」。押送他的德國大兵們，個個都很驚奇。

「不許再唱！那個軍官大聲吼叫。

到了警察局，他們嚴厲地拷問他：

「是什麼人幫助你的？誰替你偽造身份證明？誰給你配證？你的真姓名叫什麼？」

「我叫安尼士，是凱書圖教授的兒子，他是海牙的一個律師。」安尼士這樣回答，他知道他的父母現在很安全地和那些地下工作人員在一起。現在，他只要出賣他一個基督徒的朋友，就會連累到二百個荷蘭人，因反抗納粹政府的罪名，被處死刑二次世界大戰，在納粹德國統治之下，整個荷蘭都變成了地獄。成千的猶太人，被裝在污穢骯髒運牛的火車上，解到波蘭的死亡營裡面去。體格強壯的人，被送去在華氏二十度的寒冷天氣底下做苦工。其他的人，則被送到醫藥化驗所當試驗品。

「你今天不肯說？」那個警官威赫他。

「那也好，就明天吧——在那間刑房裡面。」

安尼士在那黑漆漆的牢房裡面住了一個晚上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晚餐時，他們竟給了他四塊麵包。他使用那鉛杯的把子，在牆上劃了幾個字：

「我信耶穌基督，哈利路亞。」

他在未睡之前，再一次將皮夾子裡面，他那張美麗的未婚妻海蒂的玉照，看了好半天。海蒂也是個基督徒，躲藏了一年之後，就被人出賣，慘死在納粹秘密員警的手裡。

哦！主啊！但願我能知道她是怎麼死的，也想知道她是否還保留著她的信心！

他伏在那狹長的木板床上，低聲哭泣，

他也記得，在那一天，有一個人冒著生命危險，將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了他，然後又安慰他說：

「不要傷心，你有基督就有了一切。」

於是安尼士就忘記他四周圍的環境，毫無懼怕地進入了睡鄉。早晨，他又被押到火車站，由武裝警衛門帶上火車去鹿特丹。到了納粹的總部，他面對著牆，站在那裡，直等輪到了他。

「現在告訴我那些幫助你的人是誰。只要你肯合作，我們會待你好一點。可是如果你拒絕的話——」

安尼士轉過來，看見各樣大大小小可怕的刑具，有的是用來抽手指甲的，有的是灼臉用的鐵杆，還有一個老虎凳，看了令人膽戰心寒！

「主啊！求你賜我能力，不要讓我說出口供來。」他這樣禱告完了之後，就大聲說：

「你們為什麼不槍斃我？我一點都不怕死。我因相信了主耶穌，罪已經被赦免了。你們若相信他也是一樣的。」

他被關在一間小小的牢房裡，有一個荷蘭的賣國賊，坐在他的旁邊，和他談了一個半小時，想要他將秘密說出來。

「你是一個猶太人，居然向人講耶穌？」

安尼士點點頭說：

「以往有人說我們是神的選民，我會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選民，選出來做什麼？受痛苦嗎？對我來說是個莫大的諷刺。可是有一天，我讀以賽亞五十三章，我看見在七百年以前，就已經說到主耶穌的降生，和他為我們的罪被釘死了。我就接受他作我的救主——」

「除了希特勒以外，沒有一個救主。」賣國賊打斷他的話。

「——於是我便感到非常之喜樂。」安尼士繼續吧話說完。他看看鐘，十分鐘已經過去了。

「所以你寧可背叛你自己的民族？」賣國賊很感興趣地問他。

「不，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猶太人。我們一向在仰望一位彌賽亞的。」安尼士再說下去。

「你錯啦！」那賣國賊警衛和他用神學思想辯論了半天，鬧鐘響了，一個半小時已經完了。蓋世太保警衛們走進來說：

「你還是不肯說？帶他回牢房去，我們要送他進集中營裡。」

安尼士心裡很難過，他將永遠沒有機會知道，海蒂是怎麼死的。難道這就是她在基督裡面新生命的終點嗎？

在牢房裡，有一個衛兵搜他的身，發現了這女孩子的照片，就大大地驚訝起來。

「我記得這個女孩子，」他說。

「她是個猶太女孩，直到她死時，都一直不斷地在讀聖經！」

安尼士後來才知道，那些猶太人被送到阿齊威茲的死亡營裡，每人發一條毛巾和一塊肥皂，叫他們去洗澡，但是當水龍頭打開之後，並沒有一滴水，出來的卻是殺人的毒氣。於是所有的男女小孩們，全都死了。從那時候起，安尼士從未失去他內心的平安，雖然他也是一步步走向死亡。

過了幾個星期，有好幾百個猶太人，被帶上了火車和船，送到波蘭去。安尼士的胸襟上，也掛著一個黃色大衛的星，說明他是猶太人。但是到了晚上，有一個神秘的手伸過來，撕下了他胸上的那個黃色的星。結果安尼士就被留在後頭。過了五天，聯軍佔領了德國，他們便不能再把猶太人運去波蘭了。

當安尼士被留下來時，一個納粹的軍官發現了，就譏笑他說：

「你倒不錯，是鹿特丹最後的一個猶太人！我們該把你放在博物館裡呢，還是把你吊死？」

安尼士知道，他每天都在面對著死亡。德國人指定一個荷蘭警衛和他在一起，這個荷蘭警衛仍然暗地裡效忠祖國，而且他也是基督徒。於是兩個人就在一起讀聖經，彼此勉勵。

「聯軍馬上就要打來了，」他們往往低聲交談。

「荷蘭是唯一現在仍然在納粹鐵蹄之下的國家，不會長久的。」

白天，安尼士在五公里外的一個勞工營裡做工，晚上就睡在監獄裡，和十二個其他的囚犯們關在一起。饑餓的情形一次比一次嚴重。冬天既沒有電，也沒有暖氣。有一天，安尼士正準備要放棄一切生存的希望，那個基督徒警衛跑來告訴他：

「我想德國人正打算要槍斃所有的囚犯。尤其是你，因為你是鹿特丹最後的一個猶太人。德國人準備要投降，他們是不在乎多殘忍的。你準備跟我走吧！」

那天下午，安尼士感到很奇怪，他牢房的門開了。

「這是你最後一次的特別優待，去洗個澡。」那個納粹衛兵冷笑著說。

「跟你的衛兵去中央洗澡堂，那地方還有一點點的水。」

安尼士伸展了一下手腳，享受那生命中最後的幾分鐘。

他們走在半路上，那個帶他去的基督徒警衛突然一下子拖他逃進了一條小巷，閃入了一扇破舊的門，裡面都是些地下工作人員的領袖們。

他和另一個學校老師一起躲藏了兩天，到了一九四五年的五月五日。德國終於向聯軍投降了。美國和加拿大的軍隊，解救了鹿特丹。紅十字會開始運用物資來救濟市民。所有的人都從藏匿的地方跑出來，在街上跳舞狂歡。

「女皇萬歲！荷蘭光復啦！自由啦！」

安尼士和他的父母團聚，於是他就決心要奉獻自己，去向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傳揚耶穌。他把他在戰時那九死一生的經歷，一次又一次地說給許多人聽。現在他正在美國猶太人中間傳福音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8.【好撒瑪利亞人】亨利駕著他那輛凱德勒汽車，飛馳於七十五號的公路上，由納克士非爾向南行進。這個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，他盼望能在午夜十二點三十分趕回到他在查奴加的家，最遲也不能超過一點鐘。星期六的晚上，公路上交通特別擁擠，車輛幾乎是一輛跟隨著一輛。他搖開窗子，

讓新鮮空氣流進來，才不致於會在開車的時候打盹，這實在是極危險的。到後來他實在睏得無法忍受，就找到路旁一個休息地方，把車子停下來，想略略睡一會兒，再繼續行程。

這時候休息地方已經有一輛汽車停在那裡了，這裡是一個停車場，四周圍都是些翠綠的松樹。亨利把車停在那輛車子的後邊，開門走出來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頭腦便清醒多了。忽然在他的後面有腳步聲音，回過頭去，發現有兩個人，還來不及看清楚他們的面貌，嘴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，他被擊倒在地上，前面的一顆門牙被打脫下來，還不住地流血。他心裡一陣戰兢，這是他二十八年以來時時刻刻經歷到的。

「先生，求求你們不要離開我，我有流血不止症，我一定要去醫院——」

那兩個強盜沒有睬他，一個抓住他的手臂，另一個拿走他的手錶，皮夾，和他座位旁的那個皮包。並將他車上的鑰匙取下來，遠遠地丟在松林裡面，然後駕著他們自己的車子揚長而去，亨利覺得他不能光是等在這裡，必須走到公路旁邊去求救。鮮血一直不停地同他嘴裡的傷口往外湧出，使他衣襟上也沾滿了血漬。他站在公路邊，不住地嚮往來車輛招手，可是卻沒有一輛車子肯停下來。

法蘭克這時候駕著教會的巴士，車上都是些從夏令會回來的青年人。足足有三天的時間，他們在一起溜水，作團體遊戲，和讀聖經。這時候個個都已經精疲力盡，在車子裡面呼呼大睡。史密司太太坐在法蘭克的後面，他們倆偶爾交談一兩句話。忽然他發現路邊有一個人！於是法蘭克就急忙剎車，把車燈加亮。

「法蘭克弟兄，怎麼回事啊？」史密司太太彎過身軀問他。

「這個人大約是喝醉酒了！你看他，他連路都走不動呢！千萬不可停車，他可能是個瘋子！」於是法蘭克把剎車鬆開，改踏油門。當他把車子開走的時候，就聽見那個人一聲慘叫。

「你聽到了嗎？」史密司太太又靠回去。

「他在罵我們呢！這真是個罪惡的世界！」

諾曼牧師剛剛由匹茲堡駕車回來，他領完一次佈道大會，一共有三十三個人決定信主。完了之後又去信徒家裡吃茶點，與他們有交通。現在他可以輕鬆地駕車回家，一面聽著錄音帶，上面正在講哥林多前書十三章：

「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……」

前面是什麼？諾曼牧師罷車靠近路邊，先停下然後再往後退了一下。那裡在青草地上，躺著一個人，一身都是血漬，一定是被什麼人打傷了的。他心裡又在警戒他：

「小心啊！說不定是一個圈套呢！」於是諾曼牧師就關上他車上所有的窗子，把車子再往後退，想停車走過去仔細看看。忽然他想起他曾答應過他的太太，絕不可以讓任何路上的人搭他的車。於是他便把車子開到附近加油站上，打電話去通知員警。

雅各曾應許他同房間的朋友，清晨一點鐘一定趕回來。因為他開的這輛小品脫，是他的室友借給他的。他開著出去做工，如果不準時回家，下次就再也別想借了。雅各也發現一個人躺臥在路邊青草地上，他來不及思考，就立刻把車停了下來，車燈都沒有關，就跑過去，把亨利扶起來，看見他滿臉都是血，他一生從來就沒有看見過那麼多的血！他又檢查亨利身上其他地方，也找不到絲毫傷痕，他再看看亨利的手，右手腕上帶著一條鍊子，上面一塊小牌子刻著幾個字：

「國家血漏症者救護總會，紐約市西三十九街二十五號」

於是雅各就把他的小品脫開過來，將亨利抬上車的後座，讓他的頭靠在門上。他不知道亨利究竟是死是活，但是他卻知道，必須趕快把他送進醫院。他加快速度，朝著安蘭加醫院開去。路邊有一個交通警察，見他超速就在他後面追趕他，一面鳴起車上的警笛，亮著車頂上打轉的紅燈。雅各也顧不到那麼許多，救人命要緊，到最後，總算是趕到了醫院，員警也沒有抄他的車牌，反倒協助他把亨利抬進了急診室。

「來得剛剛好，再遲一步就不行了！」

三十分鐘過後，醫生告訴他。

「我們正在替他輸血，並注射一些 AHF。現在護士有一些紙張，請你在上面簽個名。」雅各簽過名之後，便駕車回家，他想他的朋友一定會對他大聲脾氣，因為早就已經過了一點鐘了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9.【驚險的一幕】艾梅和他的丈夫卡爾，將他們那輛藍色的旅行車發動的時候，已經是下午五點多鐘了；他們正準備遠行去度假，車上載滿食物、魚竿和各樣露營的設備。

「東西都帶齊了嗎？我本來預計可以早一點走的。」卡爾將車子開到路上說。

艾梅點頭說：「都帶齊了，真抱歉，不早不晚，偏偏在這個時候，爸媽他們來了電話。」

艾梅是父母最小的女兒，他們一直在關心著她，即使現在她已經二十二歲，結了婚，他們仍是不放心她，聽說他們要外出露營，就打電話來叮囑這叮囑那的，使他們的行程延遲了。

卡爾笑笑說：「不要緊，我們有的是時間，我計畫要開一整夜的車，趕到那個公園去，反正晚一個小時也遲不了多少，還是輕鬆一點好了。」

他又繼續說：「我不要讓你覺得只有基督徒才是最講理的。」

艾梅的面色轉紅，她和卡爾結婚已快一年了，她愛他勝過一切。但是半年前，她生活上有一個很大的轉變。有一天晚上，為了好奇，她和卡爾一起去市中心大會堂，參加一次佈道大會。講員的話，令她大大地感動，但是卡爾卻是無動於衷。當艾梅舉手決志走到前面去時，他便調侃地說：「我才不會那麼傻呢！」

從那個時候起，她便試著要向他作見證，在生活上表現出自己的改變。但是她的丈夫卻一直未有表示，卡爾依然故我，只不過是不反對她去教會而已。

到了晚上七點鐘，他們把車子停在路邊上，找一個地方野餐，然後就由艾梅來駕駛，卡爾則躺臥在車子後面打盹。他們必須開一整夜的車，才能夠到達目的地。卡爾急急要趕到那裡，才可以借到一處較好的露營地點。

十一點鐘時，卡爾再繼續開車，把艾梅換下來休息。半小時之後她忽然醒過來，發現卡爾已將車子開到公路邊一處休息的地方停下來。

「出去伸展一下我的四肢。」他說。

「很好。」艾梅也開門出去，吸了一口夜間的新鮮空氣。

這時候，沒有其他的車輛停在這裡，來往的車子，只是零零星星從公路上經過，很久才能見到

一輛。卡爾走到草地的另一頭去。艾梅沒有跟他一起去，她留在車子旁邊，踏踏草地。草地已經被露水潤濕了。當她正想走回到車裡去的時候，突然有兩道光，由公路上下來。原來是兩輛摩托車駕進了這個休息的地方。艾梅沒有去注意他們，直等到那兩輛摩托車朝著她這個方向過來。不知怎的，她心裡有點緊張，便加快腳步，向自己的車子走去。但是兩個騎士停在她的旁邊，第一個騎士將摩托車熄了火。艾梅看見車上的車牌模糊不清，都被泥土弄髒了，所以既不知道他們是來自那一個州，也看不出是什麼號碼。那個騎士把頭盔摘下來，朝她深深地看一眼，看得艾梅膽顫心寒。

「哈！小妞兒，只有你一個人嗎？」

艾梅顫抖地回答說：「不，我的丈夫和我在一起。」她繼續往前走，心理面在暗暗地禱告，要這些人離開，使卡爾來了不會和他們起衝突。她擔心車上還存著一點現款，那是他們倆為這個週末預備的。

「嘿！」那個年長的騎士，從車上下來，走到她的前頭。

「噢！他也過來了。」另一個騎士說。

卡爾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他很友善地向這兩個人打招呼。艾梅來不及警告他，那個年長的騎士已經把刀子抓住手上了。刀鋒在月光底下閃閃發光，而艾梅感覺到那冰冷的金屬正壓在她的手臂上。

「你的太太長得可真不錯啊，現在如果你乖乖地聽話，我們絕不會傷她一根毛發的。」

艾梅知道，她乃是這兩個人獵取的物件，心裡蹦蹦跳跳得很厲害，恐怕有如一陣冷風，直吹到她心裡。她開始拼命地祈禱，盼望會有一輛車子過來，把這兩個歹徒嚇走。可是公路上此刻連車聲都聽不見。她看見卡爾正在盯著那個拿刀的人，他的個子不比卡爾高大。她想她的丈夫一定是在找機會來奪下那個人手上的刀子。可是另外那個年輕的騎士，大概也洞察到卡爾的計謀，就先一步在背後緊緊地抓住他的一條膀子。而威脅著艾梅的那一個就把刀子藏起來，對著她獰笑說：「讓我們倆進你們的車子裡去，好彼此認識一下。」艾梅嚇得發抖，眼巴巴地望著公路那一邊，可是卻沒有一輛車子過來。

「快一點！」他開始發號施令。「我要和我的夥伴一起來分享你這個妞兒！」

這個時候卡爾突然猛一扭動，從那個年輕人的手裡掙脫，但他只向前跑了兩步，那個年長的又把刀子拿出來。「不要動，給我回去。」他咆哮著。

卡爾不得不停下，那個年輕的跑上來，再度粗暴地扭轉他的右臂，艾梅可以看見他丈夫臉上那疼痛的樣子。

「可別再這樣了。」年長的說。

「要是你肯乖乖聽話，我們只需要和她在一起短短的幾分鐘。但是如果你再不識相，我們就要用刀子割破她美麗的臉，叫你再也認不出她是誰了。」

他正說的時候，艾梅就先禱告說：「主啊！救救我！」然後便放大嗓子說：「住手！聽我說！」說也奇怪，那兩個人的動作都停住了，連卡爾也吃了一驚。

「在你們沒有輕舉妄動之前，我要警告你們，」艾梅說：

「我是屬於主耶穌基督的！你們如果傷害我和我的丈夫，他會知道的，他將會嚴厲地對付你

們。我奉他的名叫你們放我們走。」

她說到這裡就停下來，那兩個人竟一句話都說不出，呆呆地望著她。

「她瘋了，」那個年輕的最後打破寂靜，他臉上呈現出驚惶的樣子。

「我可不要這個瘋女人！」

但是那個年長的則付之一笑，將艾梅的手臂捏得更緊些。

「這妞兒並沒有瘋。她只是用她那套宗教迷信來嚇唬你。」

「我是對你們說真話。」艾梅說：「我沒有瘋，也不是迷信！」

她很平靜，內心也很平安。深信不論會有什麼事情發生，主總是和她一起，幫助她的。

「她說得不錯！」出乎她意料之外，卡爾也開口了，他的語氣也很肯定。「你們還是三思而行的好！」

「這兩個傢伙都是瘋子！」那個年輕的，把卡爾用力推開。

「我絕不和這些瘋子打交道，我要走了！」他就往他的摩托車那邊跑去。

「你自己才是個瘋子呢！」那個年長的氣忿忿地在後面罵他。

「他們用迷信，就能把你嚇走，我是一點都不怕！」但是艾梅覺得他已經放鬆了她的手。年長的又把刀子拿在手上說：「好吧！既然你是那麼膽小，我們就分手算了。可是我們失去了這麼一次大好的機會，真是可惜！」他把刀子朝著卡爾揚了幾下，就跑到他的摩托車那裡去。當車子的引擎在發動的時候，艾梅就跑到卡爾那邊，他把她抱在懷中，兩人望著那兩輛摩托車，消失在黑漆漆的公路上。

「感謝主！」艾梅大聲說。

「是的。」卡爾也大聲附和，一面緊緊地摟著艾梅。

「我們要去報告員警，也許他們會抓到那兩個人的。」

回到車上，卡爾沒有再說什麼，艾梅看見他眼睛裡含著淚水。他們開了許多裡路，沒有交談過一句話，因為卡爾一直在那裡深思著。差不多有一個小時，他終於講話了。

「艾梅，我以往一向輕視你的信仰，我想上帝一定是藉著今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，來喚醒我的無知。感謝上帝，你沒有被污辱；事情幾乎都要發生了。」

「我一直在為你禱告，親愛的。如果這件事只是為了使你認識基督，我想也值得的。」艾梅說。

卡爾將車子減速，又把它停在路邊上，然後對艾梅說：「親愛的，我一生之中，從來沒有禱告過，現在我覺得我應該開始了。」兩人便一起禱告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0.【暴風雨中的改變】在二月間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，我駕車在加州北部叢林密佈的山間公路上飛馳，我的妻子桑黛拉坐在我的旁邊。她只有二十二歲，並且已懷孕六個月，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。雨下得很大，雖然那擋風玻璃上的雨刷子，來回不停地擺動，仍然很難看清楚前面的路。這時候正是晚上八點鐘，沿途荒涼，一哩路以內看不見一輛車子！天上雷光閃閃，雖然我今年已經二十四歲了，但是仍然免不了有點害怕。

我們剛剛由我的岳父母家裡回來的。桑黛拉的娘家有一個小小的畜牧場，她們一家人全都是

虔誠的基督徒。而我呢？一向是不相信有神的。有一次我曾問我的妻子：

「你怎麼知道神是真的存在呢？又沒有人看見過他？」

「神是以他對我們的賜福來證實他的存在。親愛的。」

我妻子答覆我這一句話，但並沒有能解決我心中的疑問。她也從來不勉強我接受！只是不停地為我禱告。

雷聲還是轟隆地響，我心裡自問：今天晚上是否能夠趕回到家裡？桑黛拉和我必須明天一早就爬起來，因為我們是在同一家建築公司裡做事，她當秘書，而我是設計員。看樣子，我們要午夜才能到達我們在三藩市的公寓了。因為像這麼大的暴風雨，短期之內是不會停止的。

當我轉一個彎的時候，忽然看見前面有一頭鹿正越過公路，為了避免撞到牠，我趕緊用腳去踩煞車掣。由於地面太滑，車子失去了控制，一下子便衝下了那六丈高的山坡，碰在一顆松樹上；車頭整個都被撞毀了。我自己倒還好，沒有受什麼傷。慢慢地從車裡爬出來走到桑黛拉的那一邊，將門打開。我發現她的頭上，全是血，趕快用毛巾替她包紮起來。可是血還是在繼續不斷地往外流，連衣服上都被沾滿了！

「讓我們爬到山坡上面去，」我一面拉著她的手一面說。「也許會有一輛車子停下來幫助我們。」

桑黛拉試著移動，但是剛剛爬起來，立刻又倒了下去。她臉上顯得很痛苦。

「我的背一定是扭了，可能脊椎骨斷了！」

她的嘴在動，我聽見她是在背誦舊約那鴻書一章七節的話：

「耶和華本為善，在患難的日子為人保障，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」

我很得安慰，因為桑黛拉能夠在這緊急的關頭剛強她自己，於是就在漆黑裡面，爬上了山坡，到達公路旁，希望能攔下一輛車子。

我足足站在那裡一個小時，甚麼也看不到，就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桑黛拉所信的神是不存在的！」

剛剛講完這麼一句話，就過來一輛車子，我趕快揮手求救，我深怕桑黛拉流血過多，會影響她腹中的胎兒。

一輛小綠車停在我前面，門上有：「傑姆麥星賓服務中心」幾個大字。

「我叫麥星賓，你有困難嗎？」

一個白頭發的男人，搖下玻璃窗，伸出頭來問我。

「麻煩你送我們去醫院。」我把出事的經過告訴他。

「我太太傷重，不能走路，我要背她上來！」

「這附近沒有醫院。」麥星賓說。

「但是山谷的對面有一個醫生，他是我的侄兒。」

他從車子裡出來，手上拿著一條毛氈。

「我來幫你抬她上來。」

我們一同滑下山坡，當桑黛拉被抬上車的時候，口裡不住地呻吟，她已經半昏迷了，身上的血都凝結成塊。

大約是十點半左右，我們到達了森林裡的一幢房子前面。

「格蘭醫生，有人受了傷！」

我們把桑黛拉送上醫務室的檢驗桌上。

格蘭醫生有三十來歲，紅色的頭髮，他說：

「你沒有送命，真是運氣！」

「不是運氣，」桑黛拉微聲回答說：「是神的恩典！」

格蘭醫生替她照了 X 光，我就問他：

「她會不會失去她的孩子？為什麼她不能行走？」

「我現在無法告訴你，她的問題很大！」

桑黛拉不能行走，是因為她的脊椎骨斷了，神經中樞受了影響。

「為了不使她的神經繼續受到損害，」格蘭醫生說。「她一定要動大手術，可是，離開這裡最近的醫院，卻在沙基曼陀市，有九十英哩遠！」

天哪！脊椎骨斷了！我這時候心裡想，只有她所信的神能夠救她了，我則是愛莫能助！

「如果神不是真的存在，」我又想：「在這裡暴風雨的情形底下，我妻子根本就不可能被送到這個地方來的！」

「我去打電話叫一輛救護車！」我說。

「且慢，車子在山路上行駛，會破壞她的神經的。」格蘭醫生說。「我們這個機構裡有一架直升機，可以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
他打電話去，說明我們的情形，然後掛上了電話，臉上便露出笑容說：「沒有問題，他馬上就要來了，直升飛機離開這裡只有兩英哩遠。」

我們在外面燃起火把，等在那裡。每一分鐘的耽延，都會把桑黛拉帶進那可怕的終生癱瘓。到了清晨兩點半鐘，直升飛機總算是在房子前面的草坪上降落了。駕駛員名叫康拿文，穿著一件橘紅色的夾克，頭髮和眼珠都是灰色，他是不大說話的。

我們把桑黛拉放在直升機的一張長墊上，使她位置固定不移動。然後格蘭醫生就返回他的屋簷底下去。一路上的飛行都很穩定，可是快到沙基陀的時候，突然遭遇到一個氣流，機身震動得很厲害，我儘量地抱緊了桑黛拉，不讓她有絲毫的移動。

「沒有事吧？」康拿文回過頭來問我。

「我希望沒有事！」

當那直升機在醫院前面停車場上徐徐降落的時候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氣！

「我在求主看顧你的太太！」臨別的時候康拿文對我說。

桑黛拉在清晨五時被送進了手術室，她仍然在昏迷之中。格蘭醫生已經打電話給醫院裡的人，所以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。我低頭吻著她的額，輕輕地對她說：

「神保佑你。」唉！真奇怪！我竟會說出這句話來！

在等候室裡，我從自動出售機中，拿了一杯咖啡，坐下來休息。我心裡一直在擔心，手術的結果究竟是如何？再一次令我驚訝的，就是我發現了神是真的存在，他從看顧他自己的兒女中，來顯示他自己。我的妻子遇到了車禍，竟會有這麼三個陌生人，熱心地幫助她，這絕不是偶然的，更不

是甚麼運氣了！我痛哭，向主承認我過去的盲目，和對神的懷疑！同時，另外一方面，內心中卻充滿著喜樂，因為我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人！我接受了耶穌基督，作為我的救主。到了九點鐘，手術完成了，陶格拉斯醫生來到等候室找我。

「桑黛拉能再行走嗎？孩子呢？」這是我所問的第一句話。陶格拉斯醫生臉上充滿著笑容說：

「你太太行動毫無問題，她的神經中樞並沒有遭受多大的損害，對生孩子也沒有妨礙。」

第二天，桑黛拉已經完成蘇醒了，她的身體也漸漸地復原了。我告訴她我得救的經過。

「我再也不懷疑了，親愛的，我現在已經是個基督徒了！」桑黛拉那美麗的藍色眼珠，看起來更為明亮。她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說：「我已等待了很久，你終於對我說出這一句話！」

麥星賓，格蘭醫生，和康拿文，都沒有向我索取一文錢的報酬，但是為了表示我對他們三個人的感激，我還是寄給他們每人一張支票。桑黛拉現在已經可以行走了，上星期，她已生了一個男孩，取名叫伊利克。

「主阿！謝謝你保佑了我們。」我每天晚上都這樣禱告，因為我已經實實在在經歷過了。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1.【主日學教員】白玉斐將那封信放在桌子上，拿起一杯已經半冷了的咖啡輕啜著，一面在思想：很快又可以看見許多好朋友了。有一個時期這班朋友都走光了了，他們被差到各地去工作，只留下她孤孤單單地在這裡。她曾經很後悔沒有跑到非洲去，如果去了那該多好！那裡是她的好友瑪莎目前工作的地方，她原來也應該去那裡的。她拿起瑪莎的那封信，再重讀了一遍：

「這星期，有三個女人接受了耶穌……幾星期以前，我們那個年輕的男工，覺得主在呼召他向曾經的同胞傳福音……看見這些人的改變，真令人興奮！」

「是的，真是叫人興奮！」白玉斐自言自語地說。

「可惜我還留在這個地方，到底是為什麼？」

她正在沉思的時候，門鈴突然響了，她就走過去開門。

「哦！高懷爾太太！請進來。」高懷爾太太走進屋子，坐下來，說：

「我只能坐幾分鐘，我是經過這裡，順便來看看你，想問你願不願意在歡迎舊會友們歸來的主日，幫忙做招待？」

「當然願意。」白玉斐嘴裡這麼說，心裡去感到有點不是滋味。

她原是應該從海外歸來，受本地的信徒們招待的。

「我剛剛收到瑪莎從非洲寄來的信，主在那裡特別祝福她的工作。」

「哦，是的，」高懷爾太太說：

「她為主做了很多事情。噢！你們不都是神學院裡的同學嗎？你有沒有想過要到非洲去傳道？」

「有的，我也覺得主似乎也在帶我走上這條路的，」白玉斐坦白的說：

「可是自從我害病之後，我覺得神把這個門關閉了。」

「然後你就和羅拔結婚了，於是不能夠去了，對不對？你看，瑪莎為主做了那麼偉大的事情，

真可惜你當初沒有去。」

高懷爾太太又加上一句：

「當然囉，你有丈夫和孩子，而瑪莎是單身的。但我覺得她才是真正將一切都奉獻給主的人，我的話沒有說錯吧？」

白玉斐勉強笑了一笑，她心裡卻受了傷，但又不願意讓高懷爾太太知道。

「是的，」她說。「瑪莎是把她的一生都奉獻給主了，我為她所做的工作而感謝讚美主。」

「好吧！我也該走了。」高懷爾太太站起來告辭。

「謝謝你肯來幫忙。」

那天晚上，羅拔回家時，白玉斐還在想著白天高懷爾太太所講的那些話。晚飯後，她實在忍不住，就對她丈夫說：

「羅拔，我今天接到了瑪莎的來信，叫我心裡面很不痛快。」

「為什麼瑪莎的信會叫你不痛快呢？」羅拔溫柔的問。

「你記得嗎，有一次我告訴你，我覺得主可能要我去非洲傳道，」白玉斐悶悶的說。

「後來我沒有去。現在，她們都為主做了很多工作，而我只是一個主日學教員罷了！」

「這有什麼不對？」羅拔說。

「主把去非洲的門關閉了，替你開了在自己本國傳道的門。」

「是的，但不只是因為這個，」白玉斐說。

「高懷爾太太今天也來過了一一」

「她說了些什麼？」

「她說瑪莎已經將她的一切都奉獻給主，而一一」

「你卻結婚留在家，對不對？」羅拔替她把話說完。

「是的。我覺得很難過。」

「我勸你不要再讓這件事來打擾你，」羅拔話裡帶有幾分火氣。「這完全是撒但的詭計，要奪去你在這裡事奉主的喜樂。你還是多想想這個歡迎歸來的主日吧，我們將會見到不少的老朋友。」

「這當然，」白玉斐心裡在想：「那些朋友們，都是真正為主做工的，只有我……只做一個主日學教員……主日學教員……，」

歡迎的主日到了，教會裡面喜氣洋洋，不只是一部份該教會所支持到各地去的宣教士們，也有不少從前在這教會聚會的朋友們，都紛紛由其他各州回來看望他們的母會。

禮拜完了，大家陸續走到禮拜堂後面的院子去。那裡設有桌椅和各樣美味的茶點。白玉斐站在長桌子的一端，替客人們倒果汁款待他們，等到每一個客人都取了食物，她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這時有一個年輕的女人跑到她面前。跟她打招呼說：

「白玉斐，你還認得我嗎？」白玉斐看了她一會。「你不是拿個小蘇珊嗎？」

「現在不小啦！」蘇珊笑著說：「真高興能再見到你，我永遠不會忘記，是你帶領我信主的！也是你鼓勵我去做宣教士。現在我和丈夫將被派到巴西去傳道了！」

「去巴西傳道？」白玉斐感覺驚喜地，

「我還不知道呢！自從你們一家離開之後，連一點消息都沒有！」

「很抱歉，」蘇珊回答。「我應該寫信來的，一時忘記了。無論如何我又回來了，我知道你會很高興！」

然後她介紹她的丈夫給白玉斐認識。

蘇珊剛離開，又有一個青年人走過來。

「白玉斐！好久不見，好嗎？」他說。

她抬起頭看他，要認出是誰。

「我叫傑姆，是你主日學學生，也是你帶領我認識主的，記得嗎？很感謝你幫助我，現在我已經是宣教士了，我的教會在俄亥俄州，雖然並不大，但是不斷在成長之中。」

她將雙手緊緊地合在一起說：

「你現在是個宣教士了！感謝讚美主，傑姆！真高興再見到你！」白玉斐笑得嘴都合不起來，開心極了。傑姆走後，她感覺心裡面舒暢多了。這時一個年輕的女人也正走過來，伸出雙手高興說：

「白玉斐！還記得我嗎？我是以蘭威爾士，也是你主日學學生。你曾鼓勵我將來做個救人靈魂的人，我告訴你，我現在就是了。」

「好極了！」白玉斐叫起來。「那你在做些什麼呢？」

以蘭眨眨眼珠說：「我在教兒童聖經班，有許多兒童們都信了主！」

「啊！你真為主做了最好的工作！」

「你給了我們好的榜樣，你實在是好的主日學老師，懂得如何鼓勵學生！」以蘭說。

以蘭走了，白玉斐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想著方才拿幾個人所說的話。不禁對自己過去所有的自卑，感覺很後悔。

做一個主日學教員，也能夠為主做美好的工作呀！而且會收極大的效果，我以後要更加努力，做一個更好的主日學老師。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2.【一個囚犯的死】當你讀到這篇見證的時候，我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。但是不要大驚小怪，我已得到了新的生命。我將在一九四七年的九月九日午夜，因謀殺罪而被執行死刑。

我並不怕死，雖然我才只有二十三歲，可是我心裡卻很高興，因為我已經準備好要去迎見神。

七年前，我是個棒球選手，也是隊長，我們一隊共有八個人。這些人除了史麥利犯殺人罪被處死刑以外，其他人後來也都進了監獄。當我做孩子的時候，我的父母要我去教會上主日學，有時候給我二角五分錢，叫我同妹妹去教會。可是我從來就沒有去過一次，而跑去看電影。後來我覺得自己的體格健壯，就對拳擊感興趣，在全班我乃是最好的選手之一。到了一九三八年，我參加中量級比賽，成績欠理想；經常陣上失風，於是就退出了拳擊這一行。

在我十八歲的那一年，因為搶劫的緣故，被送到伊利諾州的男童感化院裡。放出來沒有多久，又在芝加哥一件謀殺案中有份，結果被判了無期徒刑；可是到了一九四六年的六月，被假釋出獄。按理來說，我應該是受夠了教訓，可以好好做人了，但是卻不然。

在六個月之內，我成為另外一個幫會的頭子，我們三個人在芝加哥的西郊，去搶劫一家賣酒的

商店。那個店主伸手去拿槍，在那一剎那時間，不是我們死就是他死，所以我便殺了他。我們只搶到三百塊錢，後來便交給另外一個人收藏。我逃到紐約，又去亞特蘭大，員警四處搜尋我。終於法網難逃，一個星期之後，我站在芝加哥法庭的審判台前面。

「你犯了殺人罪，判處死刑。」法官對我宣讀判決書，這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二十三日。我被判處死刑後沒有多久，與利夫浸信會的美羅拉瓊士太太請我去參加監獄裡面的福音性聚會。

「我不相信神。」我抗拒著說。

這位太太沒有再次邀請我，我也並不想認識這位元神，即使他是真的存在；所以我便置之不理。忽然她說出一句話，引起我的注意。

「如果你不相信神，我希望你嘗試一下看看，今天晚上，在沒有睡覺之前，你求他在你睡著的時候叫醒你，然後再求他赦免你的罪。」

她的態度很誠懇，我不忍在拒絕她了。

於是那天晚上，我便躺在床上說：「神阿，如果你是真的話，可以在二點四十五分叫醒我。」起初我睡得很酣熟，可是到後來卻變成半睡半醒的狀態，最後終於是完全醒過來了。牢房裡面相當寒冷，但我卻一身都是汗，我聽見外面有腳步聲，是守衛在巡邏。當他走過我這裡的時候，我就問他：「現在是幾點了？」

他望望口袋裡的表說：「三點差一刻。」

「那不就是兩點四十五分？」我一面問他，一面心裡不住在忐忑地跳。

衛兵點點頭，就走開了，我就從床上起來，雙膝跪在地下。我求神施憐憫，赦免我過去搶劫和殺人的罪。那天晚上，我便得救了；我心裡明白，我相信了他的兒子耶穌基督。

第二天，我原答應和另外一個囚犯打架的，早晨我就去找他。他一看見我，就立刻將背朝著我說：「我不跟你打，蓋塞，你是一個拳擊專家。」

「我不是來和你打架的，我只是要來看看你。」

其他幾個跑來看打架的囚犯們都很失望，但是神已經將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，為什麼我還要打架生事呢？

不久，我就聽說有人在替我上訴，要免除我的死刑；可是沒有成功，伊利諾法庭仍然維持我的原判。我得到這個消息之後，雖然心裡很難過，但是對神並沒有失去信心，我相信神與我同在，我絕不懼怕。

在我未死之前，我要對所有的青年人講幾句話。

趁你還年輕的時候，要多多事奉主。一旦罪惡抓住了你，是很難掙脫出來的，就如吸煙、醉酒、殺人、搶劫等等。

當你讀到我的見證時，我已經死了，但是千萬可要記得：「罪的工價乃是死，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，乃是永生。」（羅六：23）我發現這節聖經上所說的是真的。

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，華登來告訴我，州長格林答應將我的刑期延到十月二十四日。

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，今天是我活在世上最後的一天了，但是我仍然很快樂，一點也不害怕，我將在明天午夜被處決。

下面是一位監獄牧師彼得塔尼斯所講的話，他陪同著安尼斯蓋塞走上電椅的。他所說的，乃是那最後一小時的情形。

我被應允在午夜前一個小時進到安尼斯的牢房裡面，安尼斯笑盈盈地迎接我進去，另外一個牧師正在和他一起讀聖經，他把手上的聖經遞給我，請我唸，於是我就讀腓立比書一章廿一至廿三節，他留心地聽著。

「因我活著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。……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；因為這是好的無比的。」

他最喜歡詩篇二十三篇，就背其中的一段：「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為你與我同在；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」

這時候鈴聲響了，站立在門口的守衛們靜靜地聽著，他們的眼睛也都濕了。

將近十一點半的時候，我們一起唱詩。安尼斯說，他最喜歡唱這首詩歌——「在那邊點名的時候」；站立在廊上的守衛們也加進來和我們一起唱。最後那一首歌「與主耶穌基督交談」唱完了，衛士們就進來，將安尼斯的頭髮剃光。

午夜之前，安尼斯安靜地禱告說：「神阿，當我剛進到這個地方來時，我痛恨這裡的守衛們，現在我愛他們。神啊！我愛每一個人。」然後他又為那些過去受過他傷害的人禱告，也求主祝福他的母親。

「主啊，」最後他說：「我不是死在電椅上，我乃是坐在椅子上睡著了。」

進入刑房之後，一個罩子罩在他的頭上，他發出最後的一絲微笑。站立在兩邊的守衛們，個個都緊張得發抖，安尼斯看見他們這個樣子就說：「你們抖什麼，連我都不害怕呢！」

有七十五個證人一起看著他，他的兩手被扣在電椅兩邊的扶手上。最後，到了十二點零三分，第一次電流通過了安尼斯的全身，到了十二點十五分，有五個醫生證明他已經死了。但是我卻相信安尼斯蓋塞仍然活著，雖然他的肉體是死了。

當我走出監獄的時候，我又想起安尼斯所最喜歡的那節聖經：

「我活著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。」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3.【一張慰問卡片】海倫放下她手上的雜誌，當她聽到汽車開進車房的聲音，就深深地歎了一口氣，然後走進廚房裡去。她很高興丈夫這時候回來。今天是禮拜天，她不能夠去教會，這一天像是永遠也過不完似的。她把碟子由櫥裡拿出來，將四個放在一個大盤子裡，好拿去給她那些臥病在床的男孩子們。她一面分派食物，一面心裡在想，幸虧他們沒有在學校裡傳染到正在流行的腮腺炎和麻疹。當她將那最後一個碟子放在桌子上時，艾瑞從外面走進來，隨手將那份教會通訊往桌子一放。

「今天聚會情形怎麼樣？」海倫問他。

艾瑞笑笑說：「很不錯，可惜你不在那裡。牧師講的是馬可福音，詩班唱了一首新詩，你一定會喜歡的。」

「謝謝你告訴我。」海倫淡淡地說。

「親愛的，如果你不要我留在家裡輪流看孩子，為什麼我們不去找一個保姆呢？今天晚上，我

們就可以在教會參加晚禮拜了。」艾瑞吻著她的臉頰，並同情地摟著她說。

海倫搖搖頭說：「我們請不起一個保姆，同時我們也不知道誰才靠得住。我將請海斯太太星期二早晨來幫一下忙，使我能參加婦女祈禱會。」

晚餐過後，洗完了碗碟，艾瑞和海倫便坐在客廳裡聊天，沒有孩子們在一旁打岔，算是安靜多了。孩子們差不多已經好了，在樓上玩耍，只有一個還躺在床上。海倫拿起那份教會通訊，但是卻無法集中注意力來細細地讀。有沒有人問起過她呢？應許是有，只不過她的丈夫沒有告訴她罷了。這乃是她第二個禮拜天沒有去參加聚會。

「你是知道的，當孩子們一缺席，教會就會寄來一張小小的卡片，上面說：『我們想念你』。」她將教會通訊放在咖啡桌上說。

「是的，他們有沒有接到主日學老師寄給他們的卡片呢？」艾瑞問她。

「當然有，可是我卻沒有。」

艾瑞放下他手上的書，笑著說：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親愛的。我想你也不在乎那麼一張小小的卡片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弄錯了我的意思。」海倫說：

「教會裡有人問起過我麼？」

「我想是有的。」艾瑞慢慢地說：

「牧師和師母都在我將離開教會時，問起過你和孩子。哦！還有克利雷太太也問起過你，她還說你不在她的班裡她很遺憾。你看，是有人在懷念著你呢！」

「但是我怎麼知道呢？」海倫很不滿地說：

「我在教會裡已經有那麼多年了，我不在那裡時，有沒有人注意到，我應該想知道一下。」

「親愛的，我敢擔保是有許多人在懷念你的。」艾瑞耐心地向她解釋。

「但是你也無法確實知道。」海倫自憐地說：

「我可能死了，連老朋友都不會曉得的！」

「你未免太異想天開了，」艾瑞責備她說：「若有誰發生甚麼意外，要比好消息還傳得快呢。你自己可以想出一個妥當的辦法提供給教會呀！」

艾瑞笑笑又繼續往下說：「韓森牧師不是說過，你若有甚麼好的意見，可以跑去告訴他嗎？」

第二天，海倫就一直反覆不停地想著這件事情，也可能有些信徒們之所以好久不來教會，是因為沒人關心他們。現在她心裡有了一個主意。星期二，海斯太太來幫她看顧小孩子，好讓她去出席婦女祈禱會。

「我在回家之前，還想去辦一點事，好嗎？」海倫問她：

「我想孩子們都很好，你不必一直守在他們旁邊，他們今天會自己照顧自己的。」

「你儘管放心出去辦事，」海斯太太笑咪咪地把她送出門口：「不必為我們操心，孩子們會很好的。」

聚會完了之後，海倫沒有留下來喝咖啡和吃點心，她匆匆忙忙地回到車子裡，開往市中心區。她首先去麗迪生街的聖經書局購買了一些慰問卡片，專門給成年人的。那些卡片上印有種種問候的

話語，足夠表示一個人的關切。第二步，她又去郵局買了些郵票。

下一個星期天，他們一家人恢復去禮拜堂聚會時，海倫就開始留心注意有什麼人缺席沒有來。然後就在空閒的時候，將這些慰問卡片一一寄出去給他們。

到了第二個星期天，她的丈夫就指給她看，有幾個家庭好久沒有來做禮拜的，今天都來了。也許是有些果效，海倫在想。若這樣做可以鼓勵好久不聚會的人恢復來做禮拜，花這一點點的郵資也是值得的；可是她知道如果真要把工作做得好的話，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和人力。牧師講道時常說：應該在基督的肢體中彼此相愛；保羅也說基督徒要彼此相愛。第三個星期天，海倫和艾瑞的記錄本子上寫著：又有一些好久不來教會的家庭，現在也都來了。

「這很奇妙。」當他們駕車回家的時候，海倫對她的丈夫說：「整整一個星期，我一直在想著，有那一些人我應該寄卡片去給他們。有的人我好幾個月都沒有想到過他們，也有的人許久不來教會了。」

「這是神使用你去鼓勵那些需要被鼓勵的人，聖靈將這些人帶進你的思想裡。」艾瑞說。海倫點點頭說：「我想你是對的。」

「那你什麼時候將這件事情告訴牧師呢？」

「今天晚上晚禮拜完了之後吧。」海倫很起勁地說。

但是她忽然猶豫起來，「艾瑞，當孩子們生病，我不能夠去教會時，沒有人關心我，我就很不高興。我想把這種經歷告訴牧師，建議他組成一個委員會專門做這個工作；他會知道有那一個人願意全時間來做這工作的。」

「是的，與那些好久不來教會的人聯絡，是需要有全時間的工人。」艾瑞說。

「可是牧師不是說過嗎？神在教會中，將各樣的工作分配給各肢體。」她笑笑：「我就覺得主是要我來做這個；因為我有足夠的條件。我自己有過經驗，知道有什麼人需要去鼓勵，而且我也知道這個工作是頗有果效的。」

「同時你還有一個好丈夫能替你去籌募經費購買卡片和郵票。」艾瑞插嘴進來說。

海倫轉過去，一手抱著她的丈夫說：「這才是一個最好的委員會。」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4.【一枚釘子】 宣教士何伯米契爾深入蘇門答臘的叢林之中，有人替他當翻譯，向那個部落裡的酋長傳道。

「釘子是什麼？」酋長困惑不解地問他。

這下子可把米契爾給難住了。「這可糟了，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枚釘子，叫我怎麼形容給他們聽呢？也許我能找一件與釘子類似的東西。」

「你等一等。」他說，一面在他的手提包裡翻了好半天，希望能找出一枚釘子，或其他像釘子一類的東西，可是卻找不到。他無可奈何地看看那些婦女身上的裝飾，有沒有像釘子一樣的東西，可是她們的裝飾都很簡單。於是他就只好再試試用說話來解釋：「這是一根長長的東西，一頭很尖銳……」

酋長眉頭皺緊，更加不解。米契爾歎口氣，酋長不知道什麼是釘子，他只有暫時放棄了。

他已經奉獻皺緊的一生，在古布部落民族中間做傳福音的工作，住在遙遠的蘇門答臘叢林裡面。他曾在美國研究了多年的聖經，旅行全世界各地，還在一個山鎮裡面學習當地的語言，他已經可以向村裡面的居民傳福音了；可是他心中主要的負擔，還是內地森林裡的那些部落民族；這些人足足有好幾個世紀沒有機會聽到耶穌基督的福音，他要進去把福音帶給這些人。到最後，有兩個當地的人幫助他，帶著一些器材，經過椰林、竹林，深入了蠻荒內地。他的心在跳：「我能使這些人明白福音麼？他們會懂得神就是愛嗎？」

他走了足足一天，到了下午，發現前面有一棵柚木，就停下來。他聽見有些古古怪怪的聲音，有人在窺探他們，他也知道那些人可能是誰。他們已經進到簡比區的中心地帶，同行那兩個人都顯出惶惶不安的樣子。他就向他們點點頭，三個人穿過一叢矮樹，看到前面有一排竹子造的房子，以棕櫚樹葉做屋頂，葉子已被陽光照成深黃色；但是卻看不見一個人，也沒聽見有人在說話，連狗叫都沒有。他和他的隨從人員走到那排房子前面，突然之間，在一圈棕櫚樹的中間出現了酋長和他的衛隊們，在他的背後，還跟著一群婦女和小孩子。酋長疑惑地朝著他們看。

「他怕我們。」米契爾心裡在想：「住在森林裡面的土人，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白人，難怪他們會害怕。但是我有好消息，可以趕走他們的懼怕，只要我能使他們明白。」

米契爾向酋長微笑一下，他的隨從者也向酋長行了一個當地通用的禮節。於是緊張的氣氛被消除了，婦女們開始喋喋不休地議論，孩子們也在笑，狗也開始叫了。

米契爾立刻向酋長表明他的來意，他講給他們聽耶穌基督就是救主，可是他有仇敵，那些仇敵逮捕他，帶他上山去，把他釘十字架。那些人望著米契爾，張大著嘴，感到很驚奇。婦女們都緊緊地靠在一起，她們覺得這個故事很可怕；男孩子們充滿著好奇心；女孩子則在想，耶穌和她們村子裡所有的男人都不同，所以安靜地聽。

最後，米契爾說：「他們把耶穌帶到城外，將他釘在十字架上。」

講到這裡，酋長立刻皺起眉頭來了。

「什麼叫做十字架？」他問。

這卻把米契爾問倒了。將神的兒子被釘死講得使這些原始民族能夠明瞭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十字架。

他從地上撿起一條竹片，在地上畫了個十子。可是單單兩條線的交叉，仍然不能夠表明十字架是什麼。

米契爾皺了一下眉頭，然後說：「我們來造一個吧。」他叫他那兩個隨從員：「砍下一棵樹，削去上面的枝子，拿來給我。」

那些人耐心地站在那裡等候。他們砍下一棵柚木，削去上面的枝子，劈成兩片，於是米契爾就用繩子將它綁成一個十字架的樣子。

酋長就問：「他們怎麼能把一個人掛在這個東西上頭呢？」

「就是這樣。」米契爾便把十字架放在地上，自己躺在上面，伸出雙手說：「兵丁把耶穌就這樣放在十字架上，拿釘子釘了他的雙手和腳，使他疼痛地掛在上面。」

他看著那些男人和女人說：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你們每一個村子上的人而死的。」

「但是，」酋長打斷他的話，「釘子是什麼東西呀？」

米契爾皺緊眉頭，從十字架上站起來，「釘子就是……」

整個村子裡的靈魂，因為不知道釘子是什麼，靈魂都將要失喪了。如果米契爾不能夠向這些人解釋釘子是什麼，他也就沒有辦法能解釋神的愛，是如何差遣他的獨生愛子被釘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必須想一個方法，使這裡的居民能夠明白。

於是他藉口說：「我累了，我也餓了。」

酋長就說：「你可以留在這裡吃喝睡覺。」人們一堆堆地聚在那裡，談論方才所聽到的那個離奇故事。婦女們開始煮木薯做晚餐，孩子們也包圍著米契爾，看著他和他的隨從員們把行李打開，準備煮飯和烹魚，這些魚是他們剛剛由一條小溪裡捕來的。米契爾吃得很慢，他一心在想這釘子的問題。飯後他要吃水果了，通常他總是吃一隻芒果、一塊椰子、或一根甘蔗；但是今天晚上，他伸手到旅行袋裡拿出一罐日本橘子，他拿著開罐器，把罐頭撬開，將一瓣瓣的橘子倒在一個碟子裡。孩子們對他的罐頭很感興趣，他想把它丟給他們。當他把罐頭舉起來的時候，忽然聽見裡面有聲音，是什麼啊？他朝裡面一看，在罐頭裡面有一枚小小的釘子！

「這是不可能的！」他驚訝地說。

他再看清楚，裡面的確是一枚釘子，究竟是怎麼來的，米契爾也弄不清楚；但是唯一的解答，就是在緊急需要的時候，神就把它放在這裡面。他從地上跳起來，孩子們和他的隨從人員也跟在他後頭，那時候酋長正和他的族人站在房子外面。

「看！」他對酋長說：「我找到一枚釘子拉！」他把釘子從罐頭裡取出來，向酋長揚了幾下。

「釘子？」酋長問。

「是，這就是釘子。」米契爾的一個隨從員替人翻譯。

「來呀！你們大家快來呀！」酋長召集所有的人，「看這釘子！」

所有的居民都蜂擁而來，米契爾高高地舉著釘子說：「看！看！」

他讓所有的人都看見了，就做給他們看釘子如何釘在主耶穌的手掌上。酋長伸出手來，米契爾將釘子給他，酋長看了半天，試試將尖的那頭紮紮自己的手心。

「釘人的釘子要比這個更大更重，」米契爾解釋說：「但是卻和這個釘子完全一樣的。」

酋長和村民們個個伸出舌頭，現出驚訝的樣子。米契爾再繼續對他們講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是為了他們的罪。他們聽得很入神，因為真的看見了釘子。

「耶穌讓人用又尖又重的釘子，釘入他的手和腳裡面，因為他愛你們。」

「等一等。」酋長下令。他拿著那枚釘子，走回到他的小屋裡去，然後帶了一大籃的東西出來。他走到米契爾的前面，將那籃子放在地上；這裡面有一條蟒蛇的皮，二十尺長，還有一塊熊皮，和一些老虎的爪子。「這些都是我的無價之寶，我要送給耶穌，答謝他對我的恩典。」

米契爾默默地感謝主，讓他能夠找到這枚釘子，於是他就接受了酋長的奉獻。他再繼續工作，直到全村子的人，個個都信了耶穌。

這還不止呢！過了幾天，酋長甚至還陪著米契爾，在附近一帶村子裡工作了兩個星期；酋長的

手上一直拿著這枚釘子，神使用它救了一村子的靈魂。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5.【一幅油畫】有一天早晨，他來到森林的邊緣，遇到一個吉卜賽女郎，她正坐在那裡編織籃子。這女孩長得相當美麗，立刻就引起他的注意。原來他是個畫家，正在尋找模特兒。

「這個女孩子很不錯，我可以把她畫成一個西班牙跳舞女郎。」於是他便和這個女孩子講妥了，女孩子名叫白貝塔，每星期去這個畫家史坦堡家裡三次。第一次她去他家時，看見房間裡面放著大大小小的油畫，而最引起她注意的，就是那幅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畫。

她看了好半天後問道：

「這個人是誰？」

「基督，」史坦堡隨隨便便地回答。

「他們把他怎麼了？」

「釘他十字架，」他回答。

「那些圍著他好像壞人似的是誰？」

「你站好，」畫家說：

「我不能再跟你講話了，我要聚精會神地做我的工作。」

這個女孩子不敢再多問什麼，但是她繼續在看著那幅畫。幾乎每一次她來的時候，這幅畫就令她感到內心的不安。

「為什麼他們要釘他十字架？他很壞嗎？」

「不，他很好，」

「既然他很好，為什麼他們要苦待他呢？是不是只是短暫的，以後還要放他走？」

「因為——」畫家一時就不下去了。

「因為？」白貝塔留心地聽。

「好吧，我只再回答你一次，以後可不許再問了。」於是他就把十字架的故事說給她聽。這個故事對白貝塔是很新奇的，然而對史坦堡卻聽過不知多少次數。

那幅「西班牙女郎跳舞」的畫和「十字架受難」的畫，是同時完成的。白貝塔最後一次來的時候，看到那幅代表她自己的美麗畫像，並沒有絲毫的興趣，但是她看著那幅十字架的畫像竟捨不得離開。

「過來。」畫家說。

「這是你的錢，你帶給我好運氣，你的畫像馬上就已經有人訂購了。」

「謝謝，」這女孩子回過頭來說：

「我想你一定是很愛耶穌的，因為他為你受苦，是不是？」

史坦堡心裡感到一陣慚愧，這個女孩走了之後，他心裡存留著她的那句話，怎麼也沒有辦法把它忘掉。

這句話就如同一個潰爛的創傷，使他痛苦得不可收拾。他一定得想辦法去解決。他跑去神甫那裡認罪，但也沒有用。

有一天，史坦堡在路上看見有一大羣的人，擠進一幢房子裡去，是在城牆附近的貧民窟裡面。

他問旁邊的人是怎麼回事，那個人也不能夠回答他。由於好奇心的驅使，過了幾天他才發現是一個「更正教」的信徒，住在那幢房子裡，他是在傳神的話。他無法接受那個人的觀點，而且這人的處境也相當危險。因為在天主教勢力下的中古歐洲，「更正教徒」的生命是沒有保障的；但是他看這個人，冒著這樣的危險，住在這個地方向人傳道，精神相當的可佩。於是史坦堡就去跟他談談，他借給他那本手抄的新約聖經。但是過了幾個星期，那人便離開了，必須把這本聖經也帶走。到這時候，史坦堡也不必再問他甚麼問題了，因為他已經找到了他的救主耶穌基督。

「他是為我上十字架的。」他想：「我當怎麼樣去告訴別人呢？我沒有口才，不能講道。可是我若不做，我的心會被火燃燒起來的。」突然之間，他想到一個辦法。

「我能畫，我的這枝筆可以將福音表達出來！」

「想到這裡，史坦堡便立刻跪下來禱告，求主賜他繪畫的恩賜，以代替用口來傳。

後來，他就以神所給他的能力，另外又畫了一幅更好的十架受難。他不賣，而免費贈送給杜齊多洛夫城的公共畫展館，使全城的居民都可以來看。那些來賓們看到這幅畫之後，個個都被它的愛所感動。他又在畫上寫了幾句話：

「我為你受死，你為我做了些什麼？」

史坦堡往往站在一邊，望著那些人聚集在這幅圖畫的前面。他默默地向神禱告，求他使他的畫產生能力。

有一天，當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之後，一個窮苦的女孩子站在他的前面傷心地痛哭。

畫家就問她：

「孩子，你哭什麼？」

這女孩回過頭來，原來就是白貝塔。

「哦，先生，我只是一個窮苦的吉卜賽女孩，他只愛你，卻並不會愛我！」

「白貝塔，他愛你我所有的人。」於是畫家就將主的救恩講給她聽。他告訴她主的死和主的復活。這次史坦堡不再像以前那樣答不出話來了，她也就信了耶穌，得到了救恩。

過了兩年，冬天又來了，史坦堡一個人坐在家裡，讀著一本手抄的四福音書，這是他費盡千辛萬苦才弄來的。忽然聽到有敲門的聲音，外面站著一個人。

「有一個人快要死了，她想要見見你。」

畫家就跟著他去，那人匆匆忙忙地帶他到一個靠近森林的鄉下地方。最後來到樹林中，那兒有一塊空地，散佈著些零零落落的帳篷。

「進去吧，」那個人指著其中的一個帳篷說。

畫家便蹲著身子，鑽進裡面。一個年輕少女，躺臥在一堆枯葉上，她的臉蒼白皺縮，兩眼凹下。

「你怎麼了，白貝塔！」

聽到畫家的聲音，她把眼睛睜開。

「是的，」她說：

「他來接我了！他已經伸出他的手來。為了我，他所做的都是為了我！」她向史坦堡說聲再見，

就平平安安地去了。

又過了許多年，畫家也回到主那裡去了。有一個青年貴族，駕著他那輛豪華的馬車，來到杜齊多洛夫城。當他停下來喂馬的時候，想去看看本市最有名的公共畫展館。他是個富有而天資很高的青年人，當他發現史坦堡的那幅圖畫的時候，就站在那裡不走了，一直唸著畫上那幾句話。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，他也不覺得，直等到太陽下山，看館的人才把這位淚流滿面的高貴紳士請出去。他得救了，這個人就是摩拉維亞弟兄會的創始人辛生多夫。

從那時起，他就覺得他一定要為這位救主做工作，於是他便丟棄了他那豪華的紳士生活，和一切的財產，而終生跟隨著主的腳蹤，後來更為主而殉道。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6.【海蒂孀】海蒂孀知道自己可能得癌症，雖然檢驗報告還沒有送來，但是她知道一定是確定的。似乎海蒂孀早就有了這樣的預感，她遲早是要與這個不治之症面對面的。以往一年年地過去，她親眼目睹她的家人，一個接一個地被癌症所吞滅，也許這種疾病是有遺傳性的，現在該輪到她了。她望著鏡子，深深地歎口氣，自己的頭髮已經差不多完全白了，又是一天擺在她的面前，這寂寞的一天，沒有她的丈夫傑克陪伴在身邊。

當她丈夫剛剛去逝的時候，她還可以哭，眼淚能醫治她內心的傷痛，使她獲得片刻的安慰。可是現在呢，只有一陣虛空盤踞在她的心田裡，既不能夠驅除，又無法填補。她走到窗子前面，從窗子裡觀望出去，前面院子的青草地上，矗立著那棵枝葉茂盛壯大的楓樹。那是許多年前，當他們剛遷到這地方的時候，她和傑克兩個人一起種植的。傑克最喜愛這一棵「小小的楓樹」，可是如今已經不再是小樹了。海蒂孀好像看見她的丈夫坐在涼爽的樹蔭底下。

不！傑克已經不在那裡了，她很傷心地想著，她應該停止這種有損無益的白日夢。傑克已經永遠離開她了。她從窗前走回來，將自己埋在那張沙發裡面。他先去了，但是她還會再見到他的。這乃是她唯一的希望和安慰。

海蒂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閉上眼睛。

「親愛的主啊，讓我也到你那裡去吧。」她禱告說。

「求你使檢驗的結果是確定的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電話鈴聲響了，她很快地拿起來，這是她的侄女婉黛打來的。

「海蒂孀，我必須打電話給您，」她說：

「我們家裡發生了問題，我的女兒蘇珊要停學去嫁給她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同學。她說，要等到她的男朋友畢了業，找到工作之後，她才複學。您知道蘇珊太年輕了，我們很替她擔心。自從媽去世之後，我只有找您來商量，您看應該怎麼辦？」

「我看只有隨她了。」海蒂孀說。

「您認為這樣是好嗎？我們一直為她擔心，她一直三心兩意，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麼都不清楚，她很不穩定——」

「這也不足為怪，婉黛。」海蒂孀說：

「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世界，本來就是亂七八糟的，無怪青年人會不知所從。我們也不必去說

他們。」

「也許您是對的，可是——」

「我建議，你就聽其自然，讓蘇珊自己去決定吧！」海蒂孀說。

「你要愛她，瞭解她，將她交在主的手裡。」

「海蒂孀，只要跟您談過之後，我心裡就舒暢得多了！」婉黛說：

「您總是讓我看到一線曙光，現在我想自己可真是杞人憂天了。」

「將你的重擔放在主的手裡，婉黛，」海蒂孀勸勉她。

「祂會看顧一切的。」

「我真高興今天早晨打電話給您。」婉黛說：

「再見吧，謝謝您。」

海蒂孀又回到她的沙發上。今天世界上的問題太多了，有多少的人在傷心和忍受痛苦，而她卻馬上就可以脫離這個苦海，像傑克一樣。她是多麼地盼望天上的那個家鄉。

她再看看架子上所有她家人的照片。傑克老是取笑她，說她的照片太多了，但是她卻不以為然，因為她要時時刻刻想到那些她所愛的人。這些人有的遭遇到比蘇珊還要更嚴重的問題，有些人則尚未得救。

門鈴響了，海蒂孀驚訝地見到凱莎魏伯站在門外。

「海蒂孀，」凱莎說：

「我一定要來跟您談談，您有空嗎？」

海蒂孀笑笑說：

「我總是會有時間來接見我的朋友的，進來吧，我去煮一點咖啡。」

「是比爾的問題，」這個年輕的女人啣著咖啡說：

「自從我成為基督徒之後，他就一直不斷地跟我作對。哦！海蒂孀，您簡直不能想像他是多麼的不講理！」

她的眼淚奪眶而出。

海蒂孀輕輕地拍著她的雙手說：

「講給我聽聽，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
凱莎便把事情發生經過，一五一十地說給她聽。海蒂孀望著她，笑笑說：

「你還年輕，想帶領比爾歸主卻用錯了方法。你應該少向他講道，多用愛來表達，向他見證你是個基督徒。因為你是個基督徒，所以你才會做個好妻子。」

凱莎很感激地望著她說：

「自從我跟您談過之後，我才明白錯誤在我而不在他。您真好，海蒂孀！」

聽了她的話，海蒂孀忍不住在想：

「可是我沒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，這件事並沒有一個人知道。」

她們又談了一會兒，凱莎便離開了。

海蒂孀看看鐘，差不多已經到了午餐的時間。

「我還沒有靈修呢，」她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我可以等一下再吃午飯，現在肚子還不餓。」

她坐在沙發上，翻開聖經。

「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！」阿摩司書四章十二節，這是她所讀的第一節聖經。

「感謝主，我已經預備好。」她想。

「我在多年前就接受了主，現在正是預備迎見他的時候。」

海蒂孀又拿起一本小冊子開始讀，這也是關於基督徒要迎見神的，要學習神的功課，使自己更像基督。難道失去了傑克，也是神要她學習的功課中的一部份嗎？

吃過了簡單的午餐，海蒂孀正想要去午睡，突然之間電話鈴聲響了，是她的醫生打來的。

「傑克生太太，上星期的檢驗結果已經下來了。我很高興地告訴您這個好消息，您的結果乃是否定的，對生命沒有威脅，您以後身體將會很健康。」

海蒂孀黯然地掛上了電話。

「否定的，」她在想，她一直相信這是確定的。

「還要有好多年！」她重覆地說。一面走到床邊無力地躺下，心裡感到無比的失望。

「為什麼，主啊？」她禱告說：

「為什麼不讓我也去呢？」

當她躺在那裡思索的時候，今天一天中所發生的事情，一幕幕地出現在她的眼前。婉黛的電話，她仍然需要她的勸告和勉勵。她說：

「自從媽去世之後，我只有來找您商量了。」

還有凱莎的來訪，她說：

「您真好，海蒂孀！」此外還有很多未曾得救的人，在她的代禱名單上面，有些人還是她的至親。如果她去了，有誰來為他們禱告呢？海蒂孀爬起來，慢慢地走到窗前，望著那棵楓樹。神對她說：「不！等一等，我還需要你呢！」

他對她有一套計畫，所以才使檢驗的結果是否定的。主需要用她，她心裡感到一陣溫暖，眼淚滾滾流下。她想到午餐前所讀的那本小冊子，神大概還有些功課要她去學習。

「主啊，願你的旨意成就，」她安靜地，禱告說。

接下去，她又默默地說：

「傑克，我是要來的，可是卻不是現在。」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7.【冷酷的女孩】晚飯之前，在餐桌上，我和鮑伯正安靜地坐在那裡時，突然之間，我們的獨生子彼得闖進廚房裡來。

「我要結婚了！」他這一句話對我們二老而言，如同一枚強烈的炸彈。我和鮑伯坐在椅子上足足呆了好幾分鐘。彼得要結婚，並沒有使我們大驚小怪。男大當婚，我和鮑伯曾為這件事談論過很多次。我也時常為彼得禱告，希望他能找到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好女孩子。但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得太突然了，是我們預先所沒有能預料得到的。

「結婚！」當我略略鎮定下來之後，就想到他已經找到一個女孩子，並且也很愛她，想要娶她，可是我們都完全被蒙在鼓裡！彼得一向對我們是毫無隱瞞的，有什麼問題和喜樂的事情，都會找我們商量。他也總是把他的朋友們，帶到家裡面來，和告訴我們他去那裡等等。我儘量掩蓋內心的不自在，彼得馬上就接下去說：

「我和麗莎在四個月之前就認識的。」

「四個月之前？」

「可別大驚小怪，媽媽。」彼得說。

「你叫我不要大驚小怪？」我尖聲說：

「過去你從來不向我們隱藏什麼的，現在你怎麼能叫我們不大驚小怪呢？」眼淚從我的眼眶裡湧出來。

「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呢——彼得，為什麼？」

彼得轉過頭去望著他的父親，但是鮑伯是站在我這一邊，並沒有去支持他。於是彼得就說：

「我們乃是彼此相愛，希望您們能夠諒解。」

可是我們怎麼會諒解呢？彼得沒有分訴是什麼原因，我完全不明白他的心意。彼得出去了之後，我就大聲哭起來。

「我們究竟是什麼地方做錯了？」

鮑伯比我要理智些，回答我說：

「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麼。」

我搖著頭說：

「不！不！一定是有的。我們教他要愛主，送他去參加主日學，和青年團契，但是還做得不夠。」

「是的，」鮑伯說：

「彼得是個很好的基督徒，你也知道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我一想到了麗莎，心頭上就起了一陣無名怒火。

「她可不是的！一個良好的基督徒女孩子，一定會先要見見我們的。」

「別那麼緊張，親愛的，」鮑伯安慰我說：

「我們並不瞭解他和她的處境，彼得不是說她也是出自基督徒家庭的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她的家是住在喬治亞州，這四年她是獨自一個人住在外面。」我說：

「她現在是不是個基督徒呢？」

鮑伯一手將我緊緊地抱住說：

「讓我們還是等著瞧吧，把這件事交在主的手裡。」

一陣平安拂過了我的心胸，我安息在鮑伯的膀臂裡。他的見解和判斷總是對的，這一定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，我不應該就隨隨便便去論斷一個女孩子，由主來處理一切，這是最好的辦法。於是憑著從主那裡來的信心，我準備要去見見這位麗莎，鮑伯也很想見她。

那天晚上，我們終於見到了我們未來的媳婦。這真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晚上，我們永遠也忘不了。彼得將麗莎帶到我們家裡來，我準備了豐富的晚餐，屋子裡也打掃得乾乾淨淨，以極熱誠的態度來

歡迎她，並且希望她也能愛我們，可是她的反應卻很冷淡，僅僅跟我們打個招呼而已，對我們的家，甚至於晚餐，都不大感興趣。她那雙可愛藍色的眼睛，像石頭一般沒有表情。當鮑伯帶領謝飯的時候，她卻淡淡地望著我們，美麗的面龐卻是冷冰冰地。顯然，彼得一定是告訴了她我們最初的反應。她也對我們明說，父母無權干涉兒女們的事情。我保持沉默，雖然我很想反駁她說：

「上帝的誡命不是說，要孝敬父母的嗎？」

我應該問問她，是否信主和常去教會，因為我實在懷疑她的信仰，也詫異為什麼彼得沒有預先問過她？但是也沒有對大用處，反正彼得愛她是已經愛定了。

他們在我們牧師的辦公室裡面舉行婚禮。婚禮很簡單，完了之後，我們請他們吃了一頓晚餐；也說不上什麼筵席，因為麗莎的父母和一個妹妹不能夠出席婚禮，我們也是個小家庭，只有少數幾個親戚成為我們席上的客人。這筵席上缺少溫暖和喜樂的氣氛。我當了婆婆，人人都向我恭賀，可是麗莎卻從來就沒有像一個媳婦似的對待我，連朋友都談不上。雖然我沒有拒絕她，可是我卻是儘量避免和她或她的家人講話，每次見面時他們不開口，我也不開口。我的老母親勸我要以愛心對待麗莎，我反怪她不該去袒護一個冷若冰霜的女人。

「我是在擔心你，」母親說：

「倒不是彼得，你可別抵擋上帝。」

她的話激怒了我，難道說還是我的錯嗎？當我的婆婆也就是鮑伯的母親生病的時候，我日日夜夜在她家裡侍候在側，盡一個做媳婦的責任。現在上帝給了我麗莎這樣的女人，假如有一天我也害了病，她會那樣地服事我嗎？

「哦！主啊！我怎麼能去愛一個心地剛硬，冷若冰霜的媳婦呢？」

我並沒有恨她，只是感覺自己是被人棄絕了。彼得很少跟我們聯絡，我們也不常見到他，偶爾見到他時，麗莎總是插在中間，將我們隔開。

幾個月過去，我變得格外地沮喪和情緒惡劣，對主那種熱心也漸漸失去，時常一個人躲在一邊沉思和哭泣；鮑伯卻跟我不一樣，雖然他心裡也和我一樣地難過，可是他總是想辦法去克制它。然而我的情形也叫他心裡面不快活。

「她會毀了他的！」我一直在為彼得擔心。

有一天下午，在市中心區，我遇到了彼得。他比以前瘦多了，滿面愁容，令我看了心痛。

「你病了？」我關心地問他。

「不，我很好，」彼得說。但是他的那雙眼睛，卻告訴我相反的事實。

「大概您也知道的，媽媽。」他繼續說。

「知道什麼？」我的心猛烈地跳動，雖然我一向反對離婚，但是卻希望我的兒子能脫離這個女人。

「就是麗莎，」彼得安靜地說：

「她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仇視所有的人。」

我幾乎要開口勸他，為了自己的前途，應該馬上離開她才對。他又繼續說：

「她不僅是對您和爸爸，而是所有的人！她也不喜歡她自己的父母。」

「她自己家裡的人嗎？」我驚惶地說。

彼得點點頭說：

「她也恨她的妹妹，她們有好多年沒有通信了。」

「但是她至少總寫信給她的父母吧？」我問他。

他搖搖頭說：「他們時常打電話來，她就是不肯去接。」

「是不是受了一些不好朋友的影響呢？」

「她沒有朋友，媽媽。我想也許我能夠改變她，因為她只信任我一個人，可是也沒有能夠辦到，麗莎甚至還怪我不管她。她的情形很糟，已經開始在使用麻醉藥品了！」

「你是說吸毒？」

「真可怕，」他閉著眼睛說：

「這是您很難瞭解的。您一向時很有信心的，也許可以救救她。」

我有信心嗎？我有愛心嗎？罪的重擔壓在我的心頭上，使我說不出話來。

「我——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。」他痛苦地搖搖頭。

「不——你辦得到的。」我安慰他。現在總算是真相大白了，我明白為什麼當初彼得一直在瞞著我們。我覺得我自己也改變了，開始擔心著他和麗莎。我心中開始焚燒著熾烈的愛心，不僅僅是母親的愛，而是那出於上帝的愛。我為這個可憐的女孩子難過，她一直是過著一種沒有愛的生活，一個人沒有愛，生活是如何地可怕！因此她也不可能再去施愛於別人，即使是自己的丈夫。

「我知道你很愛麗莎。」我說。他點點頭。

「你要好好地愛護她，不要離棄她，要幫助她，你爸爸和我一定儘量地幫你的忙。」我不再想到過去，只想到將來。我要麗莎能成為上帝的兒女，使她過一個豐盛而有意義的生活。

「謝謝您，媽媽。」他感激地吻著我的面頰。

「我們以後再好好談吧。」他說。

他走了之後，我一個人站在那裡，心裡面默默地求主幫助彼得。我深深地感覺到，若沒有上帝的愛，我們是什麼也沒有的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8.【噩夢】你曾經在晚上害怕得睡不著覺嗎？我就有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是這樣的，這裡滋味如同苦刑一般，把我折磨得幾乎要死。我是一個年輕的基督徒家庭主婦，也是一個嬰孩的母親，住在市郊一個高級的住宅區裡。

有一天晚上，那時候我的孩子約書亞剛出世三個月，我到洗手間去洗他的尿布。忽然之間，窗子上出現一個猙獰可怖的臉，在望著我。我被嚇呆了，半天將手掩著臉，大聲尖叫。我的丈夫丹尼，趕緊從床上跳起來。

「怎麼一回事啊？」他一面叫著，一面跑到洗手間裡來。窗子上的人臉不見了，我戰戰兢兢地告訴我所見到的。丹尼扶我回到寢室裡，緊緊地抱著我，使我能鎮定下來，但是我仍然是心有餘悸。員警來了，也找不出什麼，丹尼肯定是什麼人偷偷地從窗子外面張望，叫我不要害怕。為了確保我的安全起見，他在所有的窗子上都加了一個鎖，外面的門更是鎖上加鎖。那個可怕的臉不再出

現了，可是魔鬼卻讓那恐懼一直存留在我的心裡。我開始晚上失眠，每逢丹尼在公司值夜班的時候，只要是房內有聲音，貓在抓牆，，或約書亞在搖籃裡面滾動，都會使得我心驚肉跳。

即使是丹尼晚上留在家，我也是一樣地免除不了恐懼的折磨。我時常在半夜做了噩夢，失聲大叫，而把他驚醒。有一天晚上，丹尼在上夜班，我夢見我的孩子被鬼附著了，醒來的時候，一身冷汗，還在那裡瑟瑟地顫抖。我急忙從床上起來，跑到孩子的搖籃旁邊，看見約書亞好好的睡在那裡，才放下心來。但是那恐怖的陰影，卻始終沒有脫離我。我走到客廳裡，來回不住地走動，想把這個陰影忘掉。我打開屋子裡面所有的電燈，又把電視機也打開，使用種種方法，來除去心裡那個隱影。到最後，這個陰影總算漸漸地離開了。於是我才把電視機和電燈全關上，再回到房間裡睡覺。

好不容易我睡著了，卻又夢見有幾個高大的漢子，從我們家的前門闖了進來，朝著我和孩子一步步地逼近，他們一面狂笑，手上選擇舞著刀和槍。我再度驚醒了，從床上坐起來。

「上帝啊！難道就永遠沒有止盡了嗎？」我大聲禱告。

「上帝呀——上帝。」我叫叫停停。我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夠解決我的問題。可是當我正需要他的時候，他又在那裡呢？我以前曾為這件事情禱告過，也請別人為我禱告，可是上帝就好像是袖手旁觀似的。我聯想到會不會我和上帝之間的關係已經疏遠到一個地步，使我不在他的保護之下了呢？

我再回想孩子出世的那幾個星期，我整天都忙著照顧孩子。由於第一次做母親，內心所有的喜樂和興奮，幾乎將我所有的時間，全都花費在約書亞的身上，卻不再有時間來與主親近了。我每日的讀經，已經變成了一曝十寒。禱告的題目也只限制於求主指導我如何看顧孩子，和管理家務上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去教會也是經常的缺席，不像以前那樣地殷勤了。我把自己的孩子，放在我和上帝的中間，愛他勝過愛上帝。

「上帝啊，饒恕我。」我開始這樣地禱告。我想可能上帝也容許魔鬼來打擾我，於是我便將整個心傾向主，求他赦免和醫治。當我那天晚上躺在床上與主談話時，就有一節聖經進入我的心裡。

「你們中間有病的了的呢？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，他們可以奉主的名，用油抹他，為他禱告。」（雅各五：14）我想我這種情形也是一種疾病，是思想和靈裡面的疾病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晚禮拜完了之後，我就要求牧師和教會長執們，一起到我家裡面去為我禱告，求主除去我內心中那些可怕的陰影。他們就來到我的家裡，為我抹油禱告，也去每一間的房間裡禱告，求主驅走撒但。最後，他們又為丹尼、約書亞、和我三個人禱告。

當這些人離開我們的家，進入他們的汽車裡時。一種甘美平安的感覺，充滿了我的心田。就好像夏天裡，一陣清涼的微風，滲進了我整個撒但的捆綁。

那天晚上，是幾個月以來第一次，我睡得又香又甜，沒有再作夢。我不再害怕黑暗，噩夢也從此絕跡了。從上帝那裡來的平安，充滿了我的心，和我的家。

我開始每天都禱告，讀聖經，也經常去參加聚會。我所學到的功課，就是上帝讓我知道，他不能容許任何東西，即使是我自己心愛的孩子，來奪取我和他之間的交通。「」「」「」「」「」「」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19.【第一次吵架】「海倫，你今天一共花了多少錢啦？」

文尼問他的妻子，這時候他們剛剛從超級市場上回來，將那些東西放在廚房裡。

「你不是看見我買了好幾條麵包嗎？這些已經擺了兩天的存貨，每個只賣一角五分錢。」海倫回答他。

「海倫！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，我問你今天一共花了多少錢？」文尼重覆他的問題，一面皺著眉頭望著她。

她把頭髮往後一撥，望著她的丈夫說：

「二十三塊八角六分。」

「甚麼？差不多二十四塊錢啦！難道你不知道我們已經沒有多少錢存在銀行裡了嗎？」

「那麼你叫我怎麼辦呢？」海倫爭辯著說：

「我們需要買這麼多的東西。詹姆和蔓黛下星期四要來我們家吃飯，我要在星期二好好準備些佳餚，謝謝他們在我們結婚時，幫了那麼多忙。」

文尼站在那裡，不住地搖著頭。

「可是我們也不能超出我們的預算呀，你才只有二十二歲，一點也不懂得如何管理錢財。」

海倫很不高興地張大嘴說：

「我們結婚才只有三個月，也不知道為什麼錢都沒有了。」

「但這也不是我的錯呀，我是被裁員裁掉的！」

文尼忿忿地把冰箱用力關上，附在冰箱門上的那一行字，「耶穌是主」也被震掉在地上。

「可是你現在還沒有找到另外一份工作。」海倫火氣上升。

「我想，你明明是在偷懶，並不是找不到的。」

她停了一會兒，又開口說：

「你不肯去洗衣店取衣服，就證明我的話沒有說錯。」

「這不關我的事！」文尼差不多要叫起來了。

「這是你的事情。」

「哦，真的嗎？我是什麼人，是你的丫頭嗎？自從我們結婚以來，你在家裡什麼都不做，連襪子也隨隨便便亂放！」她越想越生氣。

「還有，我在家裡一點自主權都沒有，什麼都聽你的，你也從來不把我的話當以回事，我也有我的意見，你知道嗎？」

文尼不耐煩地聽他的妻子申訴，他要保持他一家之主的特權，這種特權，是神所給他的。

「你以前並沒有埋怨過，是不是？」文尼反駁她。

「我想你是喜歡做個家庭主婦的。」

「是的，」海倫打斷他的話。

「可是沒有錢又怎麼辦？」

「是呀！你到底把真話說出來了！」文尼叫著說。

「原來你嫁給我，只不過是為了要花我的錢？」

海倫帶著譏諷的口吻說：

「所以嘛，你就應當想辦法去賺錢。」

海倫眼裡充滿著眼淚，抓起她的手提包，跑出了廚房，

「我實在無法忍受這個，」她哭著說。

「你要去那裡？」文尼忿忿地在她背後喊她。

「不關你的事！」

她關上門，跑到汽車裡面，將車子開到路上去。

這要給他一個好好的教訓，她想。但是卻不知道該怎樣來教訓他。最初，她只是一時的氣忿，漸漸地由氣忿而轉為自憐起來。她後悔當初他們不該從彭利基鎮遷到這裡來的。在那裡，至少她還能回到她父母家裡去住上幾天。他們也希望她能回去一下，她記得在結婚前的晚上，父親對她說：

「我們隨時都歡迎你回來小住。」

她把車子開到一個住宅區的停車場，將車子停下來，伏在駕駛盤上哭泣。她立刻想到自己與神的關係，之後又開始向神抱怨起來。

「主耶穌啊，是他不對，沒有把我放在眼裡。他太自負了，以為自己什麼都懂得。」

一面又握緊拳頭，打著車子前面的玻璃，發洩內心的怨氣。她沒有地方可以去，只有再把車子掉過頭來，往家裡跑。

文尼一個人留在公寓裡面，嘴裡不停地嘀咕著。

「她是什麼意思，說我不把她放在眼裡？我一向時尊重她的意見，可是這種不合情理的事情，我也得順從她嗎？她做什麼事都太過份，而且又感情用事。」

「無論怎麼樣，聖經上不是說我是一家之主嗎？」他為自己申辯。

「應該由我來主持一切的。我要等她回家之後，將這一節聖經指出來給她看，叫她心服。」

他跑到書架上，抽出一本皮面的聖經。

「這一節聖經在那裡呢？」

他在新約部份翻來翻去。

「我記得是在以弗所書裡面。」他終於找到了以弗所書五章廿二、廿三節，於是就唸：

「你們作妻子的，當順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順服主，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，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。」

「啊哈！就是這個！我要用紅筆劃下來。」於是他就拿一枝紅筆劃下第二十二節。他又注意那二十一節。

「當彼此順服……」

奇怪！他從來沒有注意這一節，這一章一定海講到其他的。他坐下來把整章聖經讀了兩遍，從二十一節起，一直到最後一節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這裡談到丈夫要愛妻子，如同基督愛教會一樣，這乃是一種犧牲的愛。

「我當然是愛海倫，不然怎麼會娶她呢？」

但是有一個感覺在他的裡面問他，他的愛是否犧牲？這時候開門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想。海倫

探頭進來說：

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

「這也是你的公寓呀。」文尼回答她。

她輕輕地關上門，坐在文尼對面的椅子上，他們兩人一直沒有再說話，海倫鼓起勇氣問他：

「你在讀聖經上的那一段？」

文尼開始緊張起來，不知該怎麼來回答。

「哦，我是找一節聖經關於——」他想了一會，找出一句另外變通的話。

「我們彼此之間的責任。」

海倫睜大眼睛，似乎很感興趣，他得到了鼓勵就繼續往下說：「妻子要順服丈夫——」他看到海倫在噘著嘴，心便開始下沉，立刻再說下去：

「丈夫要以犧牲的精神來愛妻子。」

忽然他心裡有一個指望，要叫她快樂：

「以弗所書五章廿三節告訴我，如果我愛你，像基督愛教會一樣，你也就沒有困難來順服我了。」

海倫最初的反應是認為順服乃是一種懼怕的表示，現在她忽然想起牧師在他們未舉行婚禮之前，對他們所說的話：

「順服乃是為了愛而自動退讓。」

他又背誦哥林多前書十六章十六節，於是海倫便站起來，走過去坐在文尼的旁邊，

「讓我們一同來讀這幾節聖經。」她說，她讀完了整章。

「你知道嗎，如果你愛我的話，也得要聽聽我的意見。」她說。

「我知道，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？」文尼說。

「我想你大概已經知道了，而會注意。」她揩去眼淚，作了個深長的呼吸。

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親愛的，你也要明白，我沒有辦法能知道你頭腦裡所想的是什麼。」

海倫忽然回想到她在剛才生氣時所說的話，就一直抓住文尼的手，

「哦，親愛的，我並不是責怪你偷懶，你是在積極地找工作，而且馬上就會找到的，請原諒我說錯了話。」文尼笑了，海倫也很高興。

「這是我們第一次吵架，」海倫笑盈盈地說。

「你這個壞東西。」文尼捧著她的臉，用力地吻了一下。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0.【獨唱】我正走向詩班練唱的房間，忽然聽見前面一間主日學教室裡有人在談話。本來我不會去注意的，但是我聽得清清楚楚地有人提到了我的名字。

「多馬太太？」一個聲音在說。

「為什麼呢？她年紀太大，不能再在詩班裡面獨唱啦。教會需要像我們這樣年輕的人，萬甯先生的看法也和我一樣。可是她在詩班裡面已經唱了那麼久了，他不敢去對她說。」

我停下來愣住了。這是艾麗的聲音，一個年齡僅十四歲的女孩子，四個星期之前才參加我們的詩班。我曾想，她年紀太輕了，怎能加入成年人的詩班呢？可是我們教會裡面沒有青年人的詩班，

她又有一付很好的歌喉，所以就讓她在我們的詩班裡面唱女低音，站在我的旁邊。

「她和我祖母的年齡差不多。」艾麗接下去說：

「讓我們在詩班未開始練唱之前，先去找萬甯先生談談，問他我們是否要在下星期的特別聚會裡獻唱？他會要你們兩個也參加獻唱的，說不定他會去對多馬太太說，她年紀太大了。」

我四處找地方躲藏，總算有一間儲藏室沒有上鎖，於是我便走進去，希望艾麗不會過來開這個門。當我站在黑漆漆的小房間裡的時候，眼淚開始盈滿在我的眼眶裡。他們認為我太老了，可是我才五十八歲呀，我在詩班裡已經有三十三年了。我來的時候，她們都還沒有出世呢！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女孩子怎麼說出這種話呢？

走廊上已經沒有聲音了，我推開門，悄悄地跑出來，看看四周有沒有人，便匆匆忙忙地趕去班練唱的房间。人都到齊了，我們新來的青年指揮萬甯先生，正在跟艾麗和另外兩個女孩子講話。

「為什麼你們有一天晚上不能唱呢？」他說：「每晚我們都需要有特別獻唱的。」

我找一個位子坐下來，心裡仍然在想著方才艾麗所說的話。難道萬甯先生也認為我太老了嗎？我很想為這件事禱告，可是卻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對主說，因為我的心靈受了傷，一肚子氣忿。練詩開始，萬甯先生又講到下星期的特別聚會。

「我們要唱很多舊的詩，所以不必增加時間來練習，同時每天晚上我們要有一個獨唱。艾麗和他兩個朋友將有一個三重唱，她們要在青年佈道會那個晚上獻唱。至於獨唱……」

他唸出獨唱者的人名，我便留心地聽；過去幾年來，我一向都是在特別聚會中獨唱的。當我聽見萬甯唸到最後一個是我的名字時，才松下一口氣來。

「最後一天晚上是多馬太太。」

最後一天晚上乃是聚會的最高峯，能夠在那一個晚上獻唱是再光榮也沒有的了。

「多馬太太嗎？」艾麗開口問。

「哦！」

被她這麼一問，我的怒火立刻上昇了。

「萬甯先生，我聽見有人說我太老了，不應該再獨唱。」

我直眼瞪著艾麗，至少要叫她臉紅一下。她知道我是指她說的，我想她也一定明白有人已經聽見她跟那兩個女孩子所說的話了。

「太老？」萬甯先生詫異地說：

「那你是說，你不能夠在那個晚上獨唱了嗎？」

「艾麗可以唱。」在我來不及回答之前，艾麗的一個朋友說。

「艾麗很不錯，讓她有一個機會獨唱一次吧。」

這很好！既然艾麗要唱，就讓她去唱吧！讓她多多練習，好出出風頭。

「是的，」我說：「就讓艾麗去獨唱吧。」

這時候我真想破門而出，但我還是留下來練唱。練唱完了之後，我沒有跟任何人說話，馬上就離開了那個地方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丈夫在一起讀聖經的時候，自己無法能專心，他馬上就看出來了。

「親愛的，是怎麼回事啊？心裡有甚麼不高興嗎？我們要不要為這事情禱告？」

「不，沒有甚麼。」我想儘量隱瞞，可是看他那種驚訝的樣子，於是我就不得不將今天的事情對他說。

「艾麗這麼說是不應該，誰聽了都會不高興的。但是她年紀太輕，不懂事，而且信主也不久。」丈夫安慰我說。

「她根本就不像個基督徒。在詩班裡唱了那麼多年，還沒有那一個敢要我放棄獨唱的呢！」

「我看我們還是為這件事禱告的好。」丈夫再三地對我說。可是我卻搖搖頭，因為我實在沒有辦法和主談這件事。

以後那幾天當中，我甚麼事都不想，只想著這一件事情。只要在教會裡一遇見艾麗，就令我難以忍受；她似乎是在窺探我，我想她是在幸災樂禍。

特別聚會由星期一的晚上開始，客座講員的信息很不錯，句句帶有力量。可是我坐在詩班席上，一句都聽不進去。我嘴裡唱著那些舊的詩歌，心裡面卻不起共鳴。到了最後兩天晚上，明天就輪到艾麗獨唱了；本來應該是我的，三十年來一向都是我獨唱。丈夫和我靜靜地來到教會。

「親愛的，請聽我說。」他一開口我就禁止他。

「聚會完了再說。」

艾麗在詩班室裡面躲著我，我很高興，我可以不必勉強去跟她敷衍了。我到了詩班席，心情還是和以前一樣。講員宣讀今天晚上的經節：林前三章，由第一節開始。我翻開聖經，找到那一章，講員就開始唸。我開始感覺到心裡面有點不安。

「弟兄們，我從前對你們說話，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，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的，在基督裡為嬰孩的。」

他讀到第三節時，我越發感到不平安了。

「你們仍是屬肉體的；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分爭，這豈不是屬乎肉體，照著世人的樣子行麼？」

講員讀完了聖經，就開始講道。

「我們的肉體成長，但是在靈裡面卻還是個嬰孩。肉體長大是很自然的，由嬰孩變成兒童，再由兒童變成青年，由青年到老年；除非一個人死了，不然他的肉體不會不成長的。但是一個基督徒的成長卻不是這樣，若要在靈裡面成長，就必須與主同行。我們肉體已長大成人了，但往往在靈裡面仍然是個嬰孩。」

她很年輕，我在想著，無論是肉體上和靈性上。我已經做了多年的基督徒，應該由我去跟她和好才對；可是她傷了我的心，我也像個小孩子一樣地一意孤行。按理來說，我應該是個成熟的基督徒，去原諒艾麗才對呀！

這是第一次，我感覺到主是在對我說話。

「等一等，艾麗！」我一面禱告，一面走到她的前面。

「我要走了。」她把眼睛望著們說。我心裡很難過，她不願意見到我，而我卻想要見到她。

我一面心裡蹦蹦跳跳，一面說：「我只是要讓你知道，我為你明天晚上的獻唱禱告，願你的歌

聲能感動那些青年人，說明他們認識主。你的嗓子很不錯，希望你多為主用。」

我不敢確定她會有甚麼樣的反應，可是她一下子便倒在我的懷裡，失聲痛哭起來。

「哦，多馬太太，我真後悔我所做的事，我並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卻脫口而出。我知道你是聽見了，我想要向你說聲對不起，然而卻不知道該怎樣做才好。」

我拍拍她的背說：「我知道，艾麗，這對你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現在一切都已經過去了。我還是留在詩班裡唱詩，但是我們需要很多像你和你朋友們這樣的後起之秀，來把工作繼續下去。」

我們抱在一起哭泣，其他的人陸續進來，個個都莫名其妙。我望著艾麗，我們兩人都彼此把頭點點。在我們的詩班同人中間，我們將要與他們分享一個了不起的見證。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1.【電話】 我一再遲延打電話給公司，只是為了等待神跡奇事發生，解決我的經濟問題，因為我連裝置電話的錢都沒有。

我是需要一個電話，裝電話對我來說，並非為的是奢侈。我家距離市區有十英里之遙，我們又沒有一輛汽車，巴士站離開這裡也有一裡路，萬一生病了，或發生火警，連找醫生和報火警都辦不到。尤其是像我這麼一個女人，單獨住在家裡，沒有電話是不行的。雖然平時，我儘量地節省，但是卻仍然省不了足夠的錢來裝置電話。現在已經是八月了，我整整一個夏天都沒有工作，雖然我知道一個兼職的工作，從九月中開始，可是薪水至少要到十月一日才能夠發下來，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的。

我僅有的一點點積蓄，現在都用得差不多了，房租又不能多收一點。我需要買幾件衣服，和一套工作穿的制服。我打電話給電話公司，因為我是他們一年前的老主顧，職員告訴我，可以免繳那二十五元的押金。只收第一個月的電話費，一共是九塊錢。可是對我，九塊錢就如同九百塊錢，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錢。於是我就只有先硬著頭皮，請他們來裝置再說。那天晚上我睡不著覺，我不知道這樣做究竟是對還是不對。當我快睡著的時候，我幾乎想要明天去取消這個裝置電話的約定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醒來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想到了電話，因為我必須馬上下決定，唯一的辦法，就是把它放在主的手裡。我記得我的禱告大概是這樣的：

「主啊，你是知道我的情況，我們必須要有一架電話，但你知道我沒有錢。即使我現在有了九塊錢，我也不知道以後有沒有錢按月繳付電話費。我求你來替我下個決定。如果今天你給我錢裝電話，我就知道你答應我以後按月供給我電話費了。」想到如今已經有二十一年了，在我的禱告裡面，我並沒有說我可能會收不到錢。我只往成功的方面去想。

到了將近中午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來看我，她是很少來的，因為她住得相當的遠，我也不常見到她。

「我到這個地區有點事情，」她說：

「我順便來看望你，你有什麼地方要去嗎？」

「如果你有時間的話，」我說：

「我想去郵局一下。」郵局離開這裡有二英里遠，因為天氣炎熱，走去很疲倦，所以我們若能

搭便車，每星期只去一次到兩次。

我打開郵箱，拿出所有的信件，其中有一個信封有點特殊，很薄，裡面似乎是一張支票。我馬上把它撕開，坐進汽車裡，將那張支票不住地拿在手上揚著。

「感謝主，感謝主！」我的朋友莫名奇妙地問我：

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我半笑半哭，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。

「我收到了支票，讓我來告訴你吧！」我就把電話的事情，和我早晨的禱告，都說給她聽。她坐在那裡望著我，最後便開口說：

「慢來，慢來，你說你今天早晨禱告的是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可是你看一看，這張支票乃是幾天前就寄出來的，今天才到了你的手裡。而你說你今天早上禱告，如果真是神聽了你的禱告，那麼在時間方面又該怎麼解釋呢？」

我的回答也是我所想像不到的，因為出現在我心裡的這節金句，我已經有好多年不去想它了。

「你曾聽到過聖經上的一句話嗎？」

「在你沒有求之前，我已答應，他們尚未開口，我已聽見。」

「沒有，」我的朋友說：

「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一節的金句，你的意思是說，主早就已經知道，你今天早晨講禱告的嗎？」

「就是這樣。」我說。

她發動汽車引擎說：

「是有點道理。」

這張支票是十四塊錢，是我過去投稿在某一家雜誌社的稿費。我早就已經忘記了，但是神卻有忘記。神知道今天我有特別的需要，所以才使這張支票準時到達我的手裡。他回答我的禱告，是在我還沒有禱告之前。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2.【誘惑】我和高麗亞在一家極豪華的餐館裡面晚餐。餐桌上放著兩枝蠟燭。有優美的音樂，豐盛可口的菜肴，和那斯文有禮的侍者，站在一邊服侍。在別人看起來，一定以為我們是一對新婚的夫婦。

但是高麗亞並不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妻子是金妮，現在遠在一百多英里以外的家裡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我在這家公司裡面，已經幹了很多年了，一直盼望能夠升級加薪。金妮和我也時常在為這件事禱告。自從我們第三個孩子傑米出世之後，我的薪水已經不夠養家了。

上帝答應了我們所求的，而且是遠非我所能想像的。公司把我升為西區販賣部的副經理。

金妮高興地抱著我說：

「你看，上帝聽了我們的禱告了！」

「是啊！」我說。想起過去的那些日子，每餐飯連肉都看不見。

「我們要離開這裡，搬到那個城市去住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若是主不要我們搬家，你也不會升級的。」她很有信心地說：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我要先去那裡辦公，星期一九得動身。」我說：

「在那邊想辦法找房子，我認為等孩子學期結束之後再搬，比較好些。」

「可是約翰，那要等四個月以後呀！」金妮說。

「現在我們必須先把房子賣掉，才能夠搬走，」我說：

「我盡可能每週末回家一次。」

金妮倒並不在乎我們要分開那麼久，我也是如此。因為除了這樣沒有別的辦法。

於是我便單獨一個人，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裡。這個新的工作，對我而言一切都很生疏，我得一步步地開始去學習。

我們的副董事長，鄱德頓，在我第一次上任時，介紹我認識一位元年輕漂亮的小姐。起先我還以為是他的私人秘書，原來不是的。

「高麗亞也是販賣部的副經理。」他對我說。

「我是管中西部的，」她說。

「你嗎？」我很驚訝地問。

「你別小看她，」鄱德頓先生說：

「她雖然是年輕，但是做事很能幹。我請她來幫你的忙指導你，直到你學會為止。」

我心裡感到不自然，難道說沒有別人可以來幫助我，非要這個女人不可？

鄱德頓先生的話很對，高麗亞不但做事能幹，而且富有幽默感。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一個女人。在她底下有不少的男士們，由她管理和支配，可是呢，她卻沒有一個男朋友。

那天晚上，我打長途電話回家，金妮向我埋怨，她是多麼地寂寞和想念我，我在這裡也未嘗不是如此。

第一次，高麗亞約我一起出去吃晚飯，我想這也沒多大關係，好多天孤孤單單地一個人吃飯，也應該有人陪陪。

「我們各人付各人的吧，」在沒有點菜之前，她建議。

「不要，讓我來請客。」我堅持著。

「你費了那麼大的心血來指導我，我請請你也是應該的。你那一部份工作效果那麼好，究竟是怎麼做的，我真想好好向你學習。」

「沒有別的，只不過是有組織而已，」她笑笑說。

「不要再談業務的事吧，一天工作十個小時，已經夠累的了。」

「十個小時？」我看看表說：

「難怪我會那麼疲倦!對不起，高麗亞，我要去打個電話給我的太太。」

「沒關係，您去好啦。」她說。電話打不通，我只好再回到餐桌這裡。

「第一會兒再去試試看。」

「您們全家什麼時候遷過來，約翰？」她問。

「如果房子能順利賣掉的話，大概是在六月。你為什麼不結婚呢，高麗亞？」不知怎麼的，我向她問出這話來。她笑笑說：

「你倒是直爽的，我很喜歡像這樣的男人。」

「您是那麼地年輕，美麗，和能幹——」

「離婚啦。」她說。

「哦！對不起，我不知道！」

「別這麼說。我們在婚前並沒有彼此認識得清楚。直到婚禮舉行過後，才發現他所要的女人，是要一天到晚呆在家裡的。像我這樣的人，怎麼能整天守在家裡面呢？」

我笑起來，高麗亞是個富有事業心的女人，她不能留在家裡，就如同金妮不能坐在十幾層樓的辦公室裡一樣。

菜非常之好，但是這一個晚上，我們只不過是在一起吃飯而已。我回家之後，又打電話給金妮。

「這個週末你能回家嗎？」金妮想要知道。

「我希望能夠。」我回答。

「上個週末你不在我們很想念你。」她說。

「教會裡面每一個人都在問你。你喜歡你那裡的教會嗎？」我心裡感到萬分慚愧地說：

「上個週末我太疲倦了，星期天早晨起不來。」

金妮並不明白我這邊的情形。

「我真希望你這一個週末能回家一次，」金妮說：

「院子裡的草已長得很高了。」過去每逢院子裡的草一長高，都是我用剪草機去推平的。

「你可以叫威爾金的孩子來做，」我建議。

「他可以多賺點外快。」

「喲！我倒是沒有想到。」她說。

到了那個週末，我還是沒有辦法回去。因為星期六晚上剛好有一個退休職員們的宴會，鄧德頓先生要我也出席。我沒有車子，到郊區俱樂部又沒有公共汽車，於是高麗亞便負責開車子來接我。那天晚上，她是穿著一套藍顏色的晚禮服，頭髮做成法國最流行的那一型，一直垂到肩下。我對她說，她看來是那麼地美麗。

「您看起來也不錯啊。」她笑笑說。

晚餐的菜很普通，我倒並不怎麼注意，只是高麗亞今晚一身的打扮太吸引我了。我別的都不看，因為我就坐在她的對面，眼睛一直沒有辦法離開她，她是那麼地迷人。

「你是一個已經結過婚的人，約翰！」我心裡在說：

「你家裡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呢！」

這個聲音暫時將我喚醒了，使我感到一陣羞愧。但是卻並不能穩定我的心志。因為金妮仍然在一百里之外遙遠的地方，而高麗亞卻就在眼前。

「沒有關係，」我想。

「聖靈能夠幫助我抵擋一切的誘惑。」

那天晚上，如果高麗亞沒有發現我在看她，倒也沒有什事情。可是……

「我看見您今天晚上一直在朝著我看。」她送我回家的路上說。

「我——我對不起。」我窘得說不出話。

「這倒也不必，」她說：

「當我第一次見到您時，我知道這件事遲早是會發生的，我也跟您一樣，約翰。」

「高麗亞——」

「讓我講完吧，」她打斷我。

「我知道您愛您的妻子和孩子，但這又何妨呢？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我望著她。

「我不是要槍奪您，」她解釋：

「您很寂寞，我也很寂寞——我們倆是同病相憐——在一起玩玩又有什麼關係？」她把車子開到我的公寓門口停下來。

「我可以跟您上去嗎？」

「最好不要，高麗亞！」我勇敢地說。

她笑笑說。

「也許是我錯估了您，對不起，再見，約翰。」

「再見。」我站在人行道上，眼看著她駕車離開。

我沒有讓她跟我上去，可是心裡面仍然擺脫不了那種敗壞的感覺，我覺得很奇怪。但是問題卻很簡單，我並沒有讓高麗亞明白，為什麼我會拒絕她。她大概以為我只是對我的妻子忠實而已。當然，這也是一個原因。但那主要的原因，還是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。

第二天我去附近的禮拜堂，心裡略略感到舒服些，但是問題仍是存在。我和高麗亞還是要在一起工作，這種引誘一直在我們的中間，而且高麗亞並不肯放鬆我。

那天下午，我禱告了很久。星期天下午四點鐘，高麗亞打電話過來，約我去她家裡晚餐，只是想跟我談談。我答應她去，可是必須改在餐館裡面。

到了餐館裡面我就對高麗亞攤牌。

「你是個很傑出的女人，高麗亞。可惜我是個結過婚的男人。」

「這又有什麼關係，我們又不是小孩子，」她笑著說。

「但是過去我們確是像小孩子一樣，毫無顧忌。我早就對你說了，我是個基督徒。我不跟你有近一步的往來，不只是因為我是個結過婚的人。」

「您未免太頑固了。」高麗亞搖搖頭說。

「這是聖經上所說的，」我告訴她：

「我現在才知道，我不該把家人留在那裡，自己一個人來到這個地方，現在我要想辦法補救一下。」

「那麼您現在要計畫去補救嗎？」她問。

「我需要我的家人跟我在一起，」我說：

「我要回去等孩子們學期結束，而且賣了房子後再回來。」

「鄱德頓先生是不會准許的。」她說。

我笑著說：「這個我可以不必擔心，我只要信靠上帝。我想你也明白我的意思，高麗亞，這是真的。」

第二天早上，我便很膽怯地跑去對鄱德頓先生說。

「您來得正好，」他說：「我正想找您呢，那個替代您的人做得不很理想，我要您暫時回去好好訓練他一下。您在這裡的成績不錯，我要您到了六月馬上就回來！」

「我一定回來，謝謝您！」我心裡不住地感謝讚美主。

我趕緊要跑去把這件事告訴高麗亞，讓她看見上帝在支持著我的那種「頑固的思想」。但是在沒有去找她之前，我先要打一個電話給金妮，告訴她，我一定趕回家去推草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3.【水上禮拜堂】在一九七七年的八月八日（星期一），五十九歲的瑪格麗特彼得生在洗衣服。但是她的衣服，不是放在她加利福尼亞州紐霍市家裡的洗衣機中，而是放在南美洲的亞馬遜河裡。

「這倒是並不怎麼困難，」瑪格麗特臉上帶著笑容說：「你只要拿一個椰子殼的瓢，將水舀在盆裡，再把肥皂粉和髒衣服放進裡面，洗好之後，就放在河水裡面沖一下，然後平平地鋪在草地上曬乾。」

瑪格麗特和她的丈夫白拿爾，還有其他十八個人，來自洛杉磯。他們在一九七七年的八月間，到達這個炎熱潮濕的巴西赤道地區，在亞馬遜河靠岸的地方，建造了一座水上禮拜堂。

「整個的過程共有兩個星期，禮拜堂蓋了一個星期。」瑪格麗特告訴我：「白天熱得不得了，溫度高到一百度（華氏），濕度也很高，但是我們卻生存下來了。」

他們的佈道團共有十五個男人和五個女人，多數是富有建築經驗的。

「我的丈夫使我大大地驚異，」瑪格麗特說：「他是團中年齡最老的一個，最年輕的才只有十九歲。但是他工作的成績，卻比什麼人都好。雖然汗流浹背，還是不停地做下去。」

因為天氣太熱，他們只好輪班來做。他們分成了好多班，每班只工作短短一段時間，然後另外一班就來接替。休息的時候，他們一共喝了四十七箱汽水和二百加侖的水。瑪格麗特過去是個家庭主婦，現在她的工作也是一樣，專門負責做飯和洗衣服。

「在亞馬遜河，食物是不能存到天明的。」她說：「我們把吃剩下來的東西送給當地的土著，有的丟在河裡，馬上就被魚吃盡了。那些河裡面有吃人魚，但是何我們互不侵犯，和平相處。」

在建造水上禮拜堂的時候，瑪格麗特和她丈夫、以及其他同工們，都睡在一艘小小的船上。

「關於睡覺，」她說：「我們睡的都是吊床，你如果沒有睡過吊床，是不會知道那種滋味的。我沒有辦法鋪上床單，最後只有爬上去，捲成一捲。最後我說，主啊，我只有這個樣子了。說說也就睡著了。」

一天天地過去，水上禮拜堂已經有了外型。他們先鋪地板，這個工作相當艱難，因為在巴西，

所有的木材大小都不很平均。

除了吊床以外，還有一樣東西是瑪格麗特和她的同工們難以熬受的。「這些蚊子好厲害，」她說：「一來就一大羣，到處都是。我們拼命地噴殺蚊蟲藥水，甚至於海抹了一些在臉上，但是還是沒有辦法能阻止牠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忘了噴點藥水在我的吊床底下，結果背上被叮得體無完膚。」

除了這二十個來自南加州的同工外，還有幾個臨時過來幫忙的，如吉克康納，他是「無限福音佈道會」的主席，也是這兩星期在巴西佈道工作的指導人；是他去加州教會召集同工來巴西建造水上禮拜堂的。還有一位叫李卻華克，他從前在亞馬遜河下游的一個大城市馬拿伍斯裡當過傳道人，這次他來幫忙講道和翻譯。

「還有其他人也幫忙不少，」瑪格麗特說：「賈乃莉道爾幫助我們做飯、翻譯、和其他零碎工作。她和她丈夫在巴西傳道已經有二十七年了。另外還有兩個巴西女人，周蘭達和法蘭西絲卡，她們也幫忙做飯；雖然我不懂得葡文，她們也不懂得英文，但是仍然可以交通。」

「我們建造水上禮拜堂的目的是因為在雨季的時候，亞馬遜河的水位上漲，氾濫到河的兩岸。水上禮拜堂可以不受季節的限制，也不會淹水。」

我就問她，為什麼像她一個快六十歲的人，要來巴西這種地方受這個罪呢？

「我只是要為主工作，」瑪格麗特說：「因為主對我的恩典太大了。我們把金錢、時間、和勞力用在這個上面，這是最好的投資。」

講到錢的問題，他們並沒有差會的支持，都是自己掏腰包的，每個人要花一千元美金。

「德拉諾瓦當地的居民很貧窮，」瑪格麗特說：「他們每天僅以米、豆、和魚為食，肉和雞都算是奢侈品。我們在那裡時，他們吃得都很好。我可以告訴你，我們在亞馬遜河所抓到的那些魚，有的重達四百磅，味道好極了。巴西的麵包也不錯。」

有一件事情是瑪格麗特永遠忘不了的，就是當地居民們很有愛心。巴西人很愛小孩子，希望能越多越好。賈乃莉說，你若問一個巴西女人有幾個孩子？她往往會難過地搖搖頭說：

「太少了，只有五個。」

在德拉諾瓦，原來天天晚上都有聚會，是在一棵芒果樹下舉行。瑪格麗特和其他的同工們到了那裡時，聚會人數一次就有八十四人。

當那水上禮拜堂完成之後，她說：「獻堂的那天，一共到了二百二十人。」

在那兩個星期之中，除了向那些人傳福音以外，他們也給了當地人不少衣服和其他的用品。

「我們在美國時，雖然去同樣的一個大教會，可是有很多人是不認識的，」瑪格麗特說：「但是在巴西，這些人是那麼地親切。我們這二十三個同工擠在一艘小船上，天氣雖然是濕熱，大家用那麼一間小小的廁所，又髒又臭。但是彼此卻相處得都很好，從來沒有吵架和紛爭，也沒有不愉快的事情。」

我又問她，她在那邊有沒有缺少什麼東西？

「霜淇淋。」她說。雖然在馬拿伍斯那裡有得賣，可是這一帶地方痢疾流行，食物多半都不乾淨，所以吃什麼都要小心。

「我有一次準備了些蕃茄作午餐，」瑪格麗特說：「幸虧李卻告訴我先要把皮剝去；即使在蕃

茄皮上也有細菌，會使人瀉肚子的。」

最後我問她：「你還想再去德拉諾瓦嗎？」

瑪格麗特笑笑說：「是的。當我第一天晚上遇到吊床的困難時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那個地方住下去。但是我後來學習到不少的功課，上帝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，只要我們肯信靠他。」這位五十九歲的老太太，真是個活的見證！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4.【空頭支票】上午十點半鐘，銀行裡來電話。

「對不起，比爾，」銀行經理的聲音：「你上次存進來的那張支票，就是傑姆馬克布來所簽的二十六元六角五分的那一張，已經被退回來了。」

「你說這是一張空頭支票嗎？」比爾不敢相信他的話，「馬可士，你沒有弄錯吧？」

「我們已經把它再寄回去，可能有些人在沒有把錢存進銀行之前，先把支票開出來的。」

「我想一定是如此，」比爾很有把握地說：「那個人一定是個基督徒，不然的話，他怎麼會買基督教的書呢？」

對方歎了一口氣說：「這也很難說，我不是告訴過你很多次，不能因為那個人常去禮拜堂，就一定是可靠的。我在銀行裡這麼多年，曾見過不少這樣的人，專門欺詐別人。」

「我也曾聽說過，」比爾說：「可是這還是我第一次遇見。」

「當你和珍妮開始這門行業時，我就警告過你們，千萬要小心這種人。」

比爾也同意他的話。自從他和他的太太珍妮信了耶穌之後，就開始經營這個基督教的書店，原來的店主要退休了，把店轉賣給他們夫妻二人，每月分期付款。他們兩個人都很清楚地知道，是主要他們這麼做的。但是馬可士卻很不贊成，他認為比爾放棄他那份高薪的工作，去從事這個薄利的行業，實在是大大地不划算。

「我知道主會負責任的。」比爾說。

「是啊，他要你去上別人的當！」馬可士把電話掛掉。

比爾雙手捧著頭，默默地禱告：「主阿，求你使馬可士能歸向你，就使用這一張空頭支票。」

他把這件事情告訴珍妮，珍妮把小孩抱下樓來，準備要吃午飯。

「哦，比爾，這個數目並不大，我們再多賣掉點書就能夠補得回來的。我從來沒有想到，在這裡居然會有人開空頭支票，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嗎？」

「很困難，傑姆馬克布來住在五十哩遠的地方，是在另外一個縣裡面。如果要去控告他的話，打官司的費用就要比這張支票的數目多上好幾倍。」

「這他大概也知道。」珍妮說。「我們還是等一等看，」比爾說：「將這件事放在主的手上。」

珍妮笑著說：「你說得對，反正做生意總是有損失的時候。」

傑姆馬克布來，他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他。他來他們的店裡說，他和人約好的時間尚早，要來書店裡看看。他逗留了差不多二十分鐘，就選了一些書，問比爾可否用支票來付錢？

「我們是收支票的。」比爾正在回想著當時經過的情形。

馬可士不久又打電話來了。

「對不起，比爾，」他說：「這張支票的的確確是空頭的，第二次又被退了回來。」

「你有調查過馬克布來這個人嗎？」

「他的戶頭上向來沒有絲毫存款，他簽這張支票時並不是不知道。你真的是受騙了。」

比爾掛上電話，往椅子上一靠。

「主阿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那天晚上，比爾對珍妮說：「我要寫封信給他，支票上面有他的地址。我要問他是不是需要錢？我一定肯幫助他，因為我是個基督徒。你看怎麼樣？」

珍妮吻了他一下說：「你真是太好了，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！」

「我們不要告訴任何人，免得馬可士再嘲笑我。」

那天晚上，他們就忙著寫這封信，寫了又改，改了又寫，直到兩個人都滿意了才寄出去。過了一個星期，他們還沒收到馬克布來的回信。

「也許是我們做得不對。」比爾說。

過了兩天。比爾正在店裡忙著帳目的時候，有人叫他的名字。有一男一女站在他前面，男的很面熟。

「我是傑姆馬克布來，這是我的太太。」他說。

「噯！」比爾猶疑地說，然後伸出他的手：「我沒想到你會來。」

「我們非來不可，金先生。」他的太太說：「我們把現錢送來給你，加上利息；並且告訴你，你那封信對我們的幫助太大了。」

「我辭去了我原來的的工作，」傑姆說：「因為那工作對基督徒是不合適的。我們就只好靠積蓄來過日子，後來積蓄也用完了。那天我來這裡是去應徵一份新的工作，我以為是不成問題的。我本來並不想買甚麼東西，可是我發現一些書是我所需要讀的，同時我也知道我的銀行裡已經沒有絲毫的存款了；但是因為我有把握能得到那份工作，所以才敢開出這張支票來的。」

「後來你沒有得到那份工作？」比爾問。

「他們雇了一個年輕人，令我很失望，可是讀這些書，對我們的幫助又很大。做出這樣的事情，我感到很羞恥。後來很多人都知道了，我們沒臉再去見人，即使是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。」

「那時候，我們感到非常之孤單。」他太太說。

「正在這個時候，」傑姆說：「你們的信就來了。我必須把這幾本書賣掉，才有錢來買食物，我簡直不敢相信你的信上會這麼寫，你不但是原諒了我，而且你還肯再幫助我，本來我以為你會去法院告我的。我把你的信反覆讀了十幾遍，但實在是不能夠再接受你的幫助。於是我就禱告，然後再出去找工作，這一次卻被我找到了。」

「我們要親自把錢送來給你，」他的太太說：「讓你知道你的信對我們的幫助是何等的大。如果你那封信是責備或威脅我們的話，恐怕我們的信仰也就要破產了。」

比爾笑著說：「我想我們一起到我的那個銀行裡，將這些錢存進去吧，我要你們認識我的一位元朋友。」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5.【男朋友】當我們的女兒第一次把她的男朋友伯德帶回家裡來的時候，我們對他的印象就不大好。他的外表欠佳，這倒還是其次，重要的是他比秀麗要大好幾歲。後來秀麗告訴我們伯德是她五歲。

「這有什麼關係呢？」她說：「年齡並不重要，其他方面您認為他怎麼樣，媽？」

「這個，我——」

我正要回答他的時候，電話鈴就響了。

我和秀麗中間是沒有什麼秘密的，彼此有話直說十分坦白。我很想告訴她我對伯德的不滿。那天晚上，伯德來我們家裡，我們就發現他有好多缺點：過去幾個月中，他換了許多工作，證明他的意志很不堅定；還有他對他的前途也很含糊，沒有一定的目標。過去秀麗曾交過不少的男朋友，個個我們都很喜歡，其中大多數是我們教會中的會友，他們的父母我們也認識。但是這次伯德則不然，我們對他的一切都不清楚，總而言之，他對我們的女兒是很不合適的。

「你要怎麼樣來對她說呢？」我的丈夫保羅問我。

「只有說老實話了。」我回答：「你對他的看法如何？」

保羅笑笑說：「和你完全一樣，我想找出那一點，使我能夠對他發生些好感的，但是簡直不可能，不過我不能夠告訴秀麗。」

「你不告訴她？」我說：「保羅——」

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帶一個新的男朋友回家，你母親告訴你她不贊成，你會有什麼感覺？」保羅說：「何況，秀麗已經不是初中學生，她今年十八歲啦！」

「她還是小孩子，」我說：「至少在某一方面。」

「但是如果你母親反對你帶回家的男朋友，你的反應是什麼？」

我沒有辦法回答他這句話。回想在二十年前，我喜歡一個男孩子，但是我的父母卻不喜歡他，很明顯地表示要我和他斷絕來往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保羅問我。

「拉爾夫，」我說：「拉爾夫何頓。」

「拉爾夫何頓？就是當我遇到你時，你和他訂過婚的那個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其實當初我並不怎麼喜歡拉爾夫，只是因為父母對他不好，引起我莫大的反感，才和他好起來的。父母不信任我自己的選擇，大大地傷了我的自尊心。

拉爾夫有很多地方不合乎我的理想，最主要的是我從小就在教會中長大的，我未來的丈夫必須要和我在信仰上一致。拉爾夫對這方面並不感興趣，但是他卻堅持說他是相信上帝的。這是件很矛盾的事，我和拉爾夫談戀愛並不很快活，只是為了何父母賭一口氣而已，於是我們便偷偷的訂了婚。我一直沒有辦法決定結婚的日期，直到後來遇見了保羅，主終於把我和他繫在一起了。

「夏倫，你又在想什麼？」保羅把我從回憶中喚醒。

「哦！我是在想過去的事情。」我說：「保羅，我不能再犯和我父母同樣的錯誤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？」

「我想找出伯德的一些長處來。」我說。

這時候秀麗從外面進來。

「我很高興你把伯德帶回家來吃晚飯。」保羅說。

「您喜歡他嗎？」秀麗懇切地問：「爸爸？」

「他對女孩子的態度倒很不錯。」保羅說。

「您呢，媽媽？」

我能說什麼？我能說實話嗎？

「他把他的碟子吃得很乾淨。」我只能這麼說。

他的吃相簡直像條豬，實在是不雅觀。保羅笑起來，秀麗認為我在說笑話。

「不！媽，說真的，您喜歡他嗎？」

我不想說謊。

「現在下結論未免太早些。」我對她說。這倒是真的，因為我還不知道，我對伯德的印象究竟怎麼樣，「你認識他該比我們清楚得多。」

「我們完全相信你的判斷。」保羅說。

「我也是。」我附和著說，儘量使我的口和心一致。

「很好！」秀麗很滿意的說：「我該去睡覺了，明天還要和伯德一起出去騎馬。」

他走了之後，我和保羅靜靜坐了一會。

「我們只有禱告了。」他最後說。

我點點頭，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法，同時我也認為自己做得對，沒有去批評伯德，使秀麗不會對我採取敵對的態度。

以後我們又見到伯德好多次，每次都很熱誠的接待他。我們只希望他們的約會慢慢的減少，可是他們卻一直在繼續著。

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洗碗碟的時候，秀麗又來問我：「您是不是不喜歡伯德，嗎？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反問她。

「您不喜歡他，是嗎？」家裡只有我們母女倆，保羅還沒有回家。我不想再隱瞞下去了。

「我並沒有說不喜歡他，」我糾正：「我只是覺得他缺乏志氣和目標，去年他時常調換工作。」

「那些工作都是他不喜歡的，」她解釋：「難道要他勉強幹下去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可是——」

「他正在找他真正喜歡的工作，」秀麗打岔說：「他求主引導他。」

「他是個基督徒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，」她說：「您想我會去交一個非基督徒的男朋友嗎？」

「我想不會，」我說：「你要明白一件事，秀麗，你爸爸和我都是為你好。」

「您不認為伯德是個好青年？」她問。

「讓我說完，」我避免回答她那句話，「我們都是為你好，但是只有你一個人才可以下結論。」

「媽，我還沒有想到結婚這方面呢！」她告訴我。感謝上帝！我說：「但是一個女孩墮入情網，

她自己往往是不知道的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把我的女兒完完全全交在主的手裡，不再為這件事擔心了。我向主認罪，一陣平安進入我的心裡面。那一天晚上，是幾個星期以來睡得最安穩的一次。

以後秀麗就不再向我們提起伯德了。他們又來往了一個月，忽然有一個男孩子叫史蒂夫的，開始打電話來找秀麗。伯德也來電話，但是次數卻比過去少多了。

「史蒂夫是誰？」我問秀麗。

「是我歷史課的同班同學。」秀麗說：「媽，他也是個基督徒呢！」

「伯德呢？」我又問。

「我還是喜歡他，」她說，但語調並不太肯定，「可是我絕不會跟他結婚的，您也知道。」這時候，電話鈴聲響了。

「是史蒂夫打來的！」她很興奮地跑過去接。

「謝謝你，主啊！」我禱告著，一面把手伸進肥皂水裡面去。

我這守口如瓶的策略使用得很成功，使我和女兒中間沒有產生一道裂痕，上帝也成就了我的心願。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6.【兒子的出走】「你要退學？」我驚訝地叫起來。

「為什麼要退學？」我怒氣衝衝地問他。

「我只是對讀書不感到興趣。」他咕嚕地說。

「沒有興趣也要讀！」我用力地拍著桌子。

「賈克，」諾瑪插嘴進來：「別生那麼大的氣嘛！」

「他說他要退學，」我指著我的兒子，「你看該死不該死！」

近來班特越來越不像樣子了，頭髮留得長長的，綁著橡皮帶子，衣服也是零亂不堪，有時候赤著腳，再不然就是拖著一雙車胎做的拖鞋。

「你預備怎麼樣？」我問他。

「我找到一份工作。」

「找到一份工作？」我盡量壓制我的聲音：「甚麼工作？」

班特沒有馬上回答我，最後他才說：「在安得生汽車行。」

「做甚麼？」

「當司機。」

「甚麼司機？」

「哦，爸爸，你何必一定要追問到底呢？」

我安靜地坐下來，平心靜氣地對他說：「你高中不念，跑去幹這個，多可惜呀！我要你將來進入大學，前途無量。現在你中學還沒有畢業就要去做事。」

「爸爸，我有我自己的打算，最好你不要管我。」

「我只是為你好。」

「我能夠自己來決定嗎？」

「不可以！」我又大發雷霆。

「你太年輕了，甚麼都不懂。」

「媽媽，」班特說：「我要搬出去住。」

「不要吧，班特。」

「我已經想了很久了，我實在忍受不了爸爸對我這樣叫喊。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從椅子上站起來。

「沒有甚麼。」班特回到他自己的房裡去。

「你認為你的本領很大，在安得生車行裡工作，就可以支付你的房租、吃飯、和其他一切用途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我想是可以的。」

「別想我會輔助你。你既然不聽我的勸告，我也只好不管你了。」

過了幾分鐘，班特從房裡面出來，提著一箱他的衣服，跑到門外他的車子那邊去。我想對他說些甚麼，但是卻找不出適當的話。我聽見他發動引擎，把車子開走了。

「我們怎麼能讓他走呢？」諾瑪哭著說：「誰替他洗衣服？賈克，你的脾氣也未免太大了。」

「他要退學不讀書，我還不能說他幾句嗎？我馬上就要競選了，這叫我怎麼見人呢？」

「你只顧到競選，其他什麼都不去想。」諾瑪埋怨地說。

「我已經做了兩年的市議員，現在正競選下一任的市長，不到一個月就要投票了。現在家裡出了這件事，正是給我的勁敵艾文康一個攻擊我的好機會。他一定會批評我，說我連自己的兒子都管不好，還想當市長。」

以後那幾天，我一直在想著班特，希望能叫他回來。

「太太，」我對諾瑪說：「我很不放心班特，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。」

「我想他大概很不錯吧。」她說。

「你知道他住在那裡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我想去看看他，叫他回家。」

「那可太好了。」

於是這天晚上，我駕車去他所住的那間公寓。

「請問班特是否住在這裡？」我問一個開門的青年，他的態度呆板，面色蒼白。

「是的。」但是他不像要讓我進去的樣子。

「我是賈克史丹唐·他的父親。」我說。

「班特，」他朝裡面大聲呼叫：「你父親來了。」

「我馬上就過來。」這是班特的聲音。

「爸爸，」班特到門口來說：「請進來，不過裡面是亂七八糟的。」

我很驚異地看到班特，他完全變了，頭髮也剪短了，腳上穿著一雙工作的皮鞋，身上也是一套

整整齊齊深綠色的安得生車行制服。我進到他的房裡，那裡有空的啤酒罐和滿了煙頭的煙灰缸，椅子和地板上全是些報紙，到處都是沒有洗過的骯髒碗碟。有一隻貓從房間裡穿越過去，空氣中滿溢著煙草和貓糞的臭味。班特空出一處地方好讓我坐下。

「你近來好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很不錯。」他回答。

「工作怎麼樣？」

「很好，我現在在做一些修車的工作。」

「班特，我很對不起，我管你管得太嚴了。」我說：

「我要你回家來。」

「爸爸，我是想能自立。」

「我不會再責備你的，我向你保證。」

我們又談了一會，但是班特很固執，我只好告辭回家。

到了家裡，我就向諾瑪建議，不妨讓她去見一見我們的牧師，請他為我們禱告。

「賈克，」她說：「你應該自己去看江孫牧師，這件事是因你而發生的，而且你也好久沒去教會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只是因為我太忙的緣故，所上我才要你去見他。江孫牧師會聽你的。」

「他也一樣會聽你的。」她說。

於是我就決定自己去見他，我們約好了時間。

「江孫牧師，」我開始說：「最近我的兒子發生一些問題，他退了學，我們阻止不了他，不知道應該怎麼辦。」

「他退了學，離家出走了麼？」

「是的。最糟糕的就是，再過兩個星期就要選舉了，班特的問題不解決，對我是很不利的。」

牧師想了一會說：「讓我們先一起來禱告，求主引導好嗎？」

我低下頭，由他來禱告，禱告結束之後，他便望著我說：「聖經裡告訴我們，我們應該從小就教導自己的兒女，他們長大之後就不會走錯路。」

「我曾試著做過，可能到後來我做得不好，因為我自己就不來教會。」

「上帝仍然是愛你的，賈克。」他說。

「我該怎麼做呢？」

「你要做個好榜樣，常常來教會。此外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禱告。我將要求全教會的人都為你禱告，你自己也要禱告。」

「江孫牧師，我不願意班特的事讓大家都知道，家醜不可外揚。」

「我不告訴他們班特的事情，我只是要他們為一件特別的需要禱告。」牧師說。

「謝謝你，江孫牧師。」我便告辭他出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將出去作競選的演說，但是車子卻出了毛病，發動不了。試了半天都沒有成功，諾瑪就從車子裡出來。

「我打電話去請人來幫忙。」她說。

「有那一家修車行在晚上七點鐘還開著的呢？」我毫無希望地問她。

她沒有回答我，匆匆進了屋子，過了一會兒，她從裡面出來說：「幫忙的人馬上就要來了。」原來是班特。

「怎麼回事啊？爸爸。」他手上提著一個工具箱。

「不能夠發動，我八點鐘要去作競選演說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讓我來試試看。」他說。

他進入車子裡試了一會。「可能是電池的毛病。」他打開引擎上的蓋子，跑去弄了一陣，馬上車子便發動如常了。

「明天到我修車行來一下，我替你再加點機油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你。」

「爸爸，」班特在沒有上車之前忽然對我說：「我想告訴你，我房裡那些啤酒罐和煙灰缸，都是喬治的，而不是我的。」

他兩眼望著我，在企求我的諒解。

「我相信你的話。」我說。

「謝謝你，爸爸，你現在該走了。」他像是鬆下一口氣。

一路上我對諾瑪說：「你看，他那麼快就把車子修好了。」

「是呀，他將會成為一名技師。」她說。

「這一門工作相當重要，如果沒有人幹的話，就沒有人修車子，今天晚上我也演說不成了，競選將會失敗的。」

諾瑪沒有回答，我思索了一分鐘後說：「諾瑪，我現在倒並不在乎這個選舉，就是失敗了也無所謂；班特的事情卻很要緊。我想他住在外邊，這是他的自由，我也不再干涉了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對我的演說感到異常的輕鬆，我把班特退學搬出家裡在外工作，以及我去找牧師，和班特修理我車子的事情，全都說出來。

最後演說完了，我給聽眾時間問我一些問題。其中有一個人站起來說：「我的大兒子最近也從家裡搬出去了，因為他已經高中畢業，我所遭遇的問題正和賈克史丹唐一樣。他懂得如何來解決，我們就需要這樣的人當市長，我要投他一票！」

他坐下之後，全體人都在熱烈地鼓掌。

回家的時候我對諾瑪說：「不論競選的結果如何，我以後一定每星期天都去聚會。」———
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

27. 【一個賊】「你應該辭職。」

這句話是別人對著我大聲叫出來的。因為我的耳朵已經聾了，不能再當牧師。我既聽不見別人對我說的話，又怎麼能幫助他們解決種種的問題呢？雖然我那個助聽器，可以有點幫助，但是卻仍然不能完全聽清楚別人的話。現在教會裡的同工勸我辭職，雖然我是一百二十萬分的不願意，可是

我也只好那麼做了。

以後那幾個月，對我來說，真是不好過，我喜愛我以前的工作，和人談耶穌，述說他的愛。如今我變得格外地寂寞和孤單，好像與這個世界隔離了似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坐在我的那幢小屋子裡，面前攤著一本書。我很難讀得進去，因為我心裡面煩躁不安。

忽然之間，房門突然開了，一個青年人走進來。我恐懼地看著他，他也看著我，同時，我發現他手上拿著一個鐘，是我離開教會時，信徒送給我做紀念的。這是個很好的鐘，我知道他是個賊。我不曉得他是怎麼進來的，可能有很大的聲音，只是我聽不見而已。

他說了幾句話，我卻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；然後我看見他在房內四處尋找，我知道他想要找樣可以用來打死我的東西。因為我已經看見他了，我會將他的樣子形容給員警，他除了把我打死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。

我一句話都不說，安靜地感覺到上帝與我同在，我求主保護我，然後就開口對他說：「你知道我不是單單一個人。」

我看著他把眼睛盯著我，臉上顯出惶惶的樣子。

我笑著再對他說：

「我是個聾子，我聽不見你說的話，但是我卻看得見。我不孤單，有上帝與我同在。」

他臉上的表情又變了，「上帝」這兩個字使他感到害怕，也許他回想起童年時代所聽過的主日學教訓。

我又笑著對他說：「我是個傳道人，因為耳朵聾的緣故就停止了工作。可是現在我才知道我的工作還沒有完，上帝帶你來向我求幫助，現在讓我們一起吃點東西喝點咖啡。」

我從椅子上站起來，也知道這一刻是相當危險的，他可以輕易地把我幹掉，但是我有上帝的保護，沒有人能夠傷害我的。他看起來好像是很不高興，但是卻跟我進了廚房，我煮了些咖啡，又從冰箱裡面拿出一些冷肉來。

吃喝完了之後，我就打開我的那本新約聖經，將路加福音「浪子回頭」那一段讀給他聽。

「那天晚上，」我說：「一個浪子回到他的父親那裡。」然後我們便一起跪下來禱告。

他用極大的聲音在我耳邊叫著說，他失去了工作。他是個木匠，為了生活，這乃是他生平頭一次做賊，他覺得心裡很難過。我想到主耶穌也是個木匠。然後我告訴他，我認識一個木匠，他需要雇傭一個人，要他過幾天再來看我。他答應我一定來，結果他得到了那份工作。

這個青年後來一旦都很好，那天晚上，主耶穌已經進入他的心裡。連我自己也有了改變，我發現，過去我都是以自我為中心，單單想到自己，卻不知道上帝在我身上的計畫，他還是有工作要我去做。

這個青年人，是我失去工作以來，所結的第一個果子。從那時候起，我得到了勉勵，我仍然是一個傳道人，但不用口來傳，而是用筆來寫。

我拿起我的筆來，替各基督教的雜誌寫文章。蒙主的恩典，我的文章到達幾千個人手裡，不像過去站在講臺上，只能向幾百個人講道。

你看；我們只要信靠主，這扇門永遠不會被關上的。他會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把最大的門為我們敞開。從我的身上就可以得到證明。———何曉東《屬靈短篇故事集》